

41

文学
亮丽人生



ALIRAN JERNIH

- KDN6767/1/2000
- 1-4-1999
- RM3.00

清流

葬

土坡上
追风时割伤的记忆
乱成杂草
纷飞
铺盖缓缓流过的河
反映天际的容颜
逐渐枯瘦
还有一朵温柔
来不及写下日记
遗忘的扉页里
还有风雨和太阳
与生活角力
结果
尘封的路隐走
迷离夜中

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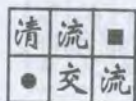
明

只在一个人的时候寂寞
漂鸟旅航
叶落无声

只在望天的时候那抹斜阳
江湖冷落
人在天涯

你是年轮老去的一株守候
起风时节
留不住匆匆

■ 莫泽明



培育文学蓓蕾

哪一位文坛宿将，不是从幼稚趋向于成熟？哪一位著名作家，不是从文苑新丁起步？因此，本刊除了发表名家的作品，也同时刊登文苑新丁的佳作，两者兼收并蓄，老少咸宜。

中国作家毕焕武就曾经以培育新一代文学蓓蕾为乐趣，因为他认为，今天的“文学蓓蕾”，往往就是明日盛开的“文坛鲜花”，他的居所非常简陋，连起码的沙发也付之阙如；但四壁却是琳琅满目的文学刊物，包括文苑新丁的佳作，正所谓“俯仰皆面书，左右无空档，豪华向所鄙，宁愿伴书香”！

除了“伴书香”之外，他也“陪新丁写作”，为国家孕育新一代的文学蓓蕾，为文坛培养未来的接班人。本刊特辟《文学蓓蕾》专栏，目的也是大同小异。

综观《文学蓓蕾》所刊登的新秀作品，大多是言之有物，意境清新，即不标新立异，更不无病呻吟，比之时下一些装腔作态，低级肉麻的“豆腐干专栏”，《文学蓓蕾》更令人觉得清新可爱。

我宁可细心阅览《文学蓓蕾》的作品，也不愿浪费时间去看不那类粗制滥造，无聊透顶的“豆腐干专栏”，免得灵魂之窗受到污染！

编委 ● 岳衡

清	流	■
●	交	流

直 心 流 露



写过感性的文章，写过理性的文章；写过批评的文章，写过赞叹的文章。在言语上，也是如此。

希望今后写出来的文章，讲出来的话，是由内心的悟性流露的，是属灵性的。

参杂了太多世俗的观念，自己也俗化了，感觉内心似乎也杂染了。

但生活在现实中，现实身心与环境的相触反应，皆不能离开此现实的种种，只是现实未必全是俗化的，而且内心的远离，也是可以超然的。

这当然需要能够从内心深藏的悟性中流露，这是需要通过修行的方法，深入内心，去发现此悟性的功能，并开发其作用，使悟性的功能由潜而显，由内而外。

此时若发之为语言文字，必含灵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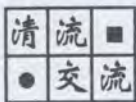
发觉自己的确是在从修行中，渐渐的觉察本身在写及讲之中、不断的寻求，但早些时候未尝觉察文字中尚有更高的层次，非一般感性理性可比，故称之为悟性、灵性。

而如此的发觉，便希望自己能有如此功力，但知道这是有心栽花花不发的，必须真心的修行，不断的深入内心，若因缘成熟，自然流露，非求而可得也。

於是，放下期盼之念，好好的用功，专心的用功。不刻意的去雕琢自己的文字及言语内容，只是直心流露。知道如此的用心，一旦真正悟入，自然会从直心流露出悟性之文字。

至此则任何加工及粉饰，皆属多余，而自己也会是如此。

作者●读者：闲僧



「
清
流

」

薪
火
莫
熄



订阅《清流》，不是对文学有很好的修为，也不是对文学有什么心得。只是在阅读报章时，被“纯文学双月刊”的广告所吸引；因为不大相信在这个以金钱挂帅的畸形社会里，还有纯文学刊物存在。

细看了所订购的《清流》，发觉它的确是一份名副其实的纯文学刊物，足见自己这个升斗小民，山野村夫，是多麽的孤陋寡闻，眼光浅短。

《清流》不但园地公开，而且还不遗余力的扶持和栽培文坛幼苗。对秉承和发扬华族文化的崇高精神，更是时下一般华文杂志所不能相提并论的。

综观大马现有的各类华文杂志、书报等刊物，可说琳琅满目，但多是一些有关家庭生活、妇女题材的杂志；这些杂志所刊登的不外是一些黄色文章、言情小说，或报导一些歌星、影星动态来吸引读者，和《清流》的纯正“质本”相比，清浊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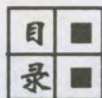
在现今的大马华裔社会，创办一份真正的纯文艺刊物，是吃力不讨好的文化工作。在这以金钱来显示和衡量个人成就的铜臭社会里，搞文化事业倍感艰辛，困难重重。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泉源，文化也关系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复兴文化事业更是一个族群义不容辞、任重道远的千秋大业。

霹雳文艺研究会为维护民族文化的使命，创办《清流》，肩负薪火递传、万古流长的文化事业；如果华裔族群还抱着漠视的态度，任由这片文化绿洲没落、荒芜，那么我们就象水中浮萍，随波漂流。

有远见、有理想的朋友们，一起耕耘《清流》这片青翠的园地，让它在这美丽的国土绽放绚丽灿烂的光芒，永垂不朽吧。

作者 ● 读者： 小舟



- 封面
旅途(水彩) 龙美仪
- 封底
水彩画家龙美仪简介
- 封二
树/葬 (莫泽明)
- 封底内页
《赏书艺·吟诗词》
- 清流·交流
培育文学蓓蕾 (岳衡).....1
真情流露 (闲僧).....2
“清流”薪火莫熄 (小舟).....3
- 评介
它曾经有过 (伍良之).....6
星星与原野 (一介).....11
- 散文·童话
走过老歌旧曲的岁月 (石川).....15
湖边述怀 (南怡).....19
笑开天下古今愁 (心水).....23
心之旅 (林琼).....25
悼记您如昔 (晨絮).....29
又见椰林 (梁安庆).....31
时间的脚步 (雨川).....34
山渣饼 (阿楚).....36

○ 诗	
诗在欲望的街头徘徊 (许通元).....	38
纯粹 (简爱).....	40
劫/逝 (黄淑莉).....	41
赞美 (秦林).....	42
诗五首 (王涛).....	43
○ 小说	
手饰 (曾沛).....	44
李老板及他的起落故事 (蔡家茂).....	47
洗杯子 (微风).....	54
○ 本刊主办第6届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得奖作品	
深情 (萧振杰).....	56
母亲 (崔开强).....	60
爱的桃花源 (黄淑惠).....	63
○ 文学蓓蕾	
那一片黄土 (杨启宝).....	67
社工 (小花).....	68
相处难 (长竹).....	70
母与女 (司徒美令).....	72
雨天 (谢丽丽).....	74
○ 第二次《文学蓓蕾奖》成绩揭晓.....	75
○ 新书介绍/稿约.....	76
○ 订阅单.....	77
○ 编委.....	78



它曾经有过

——读驼铃的《硝烟散尽时》、忠扬的《回首夕阳红》和 Syed Alwi 的《Member Of The Club》

■ 伍良之



自从马共宣布放弃武力斗争后，马来写作界跟华裔写作界都有人把这一段没有公开的战事(The Undeclared War)当作题材，或写成戏剧，或写成小说。

我读过驼铃的《硝烟散尽时》和忠扬的《回首夕阳红》；马来剧作家 Syed Alwi Syed Hassan 用英文把这一段没有公开的战事写成三部曲，并且搬上舞台。

Syed Alwi 的三部曲《I Remember……The Rest House》、《Member Of The Club》和《The Governor's Mansion》的故事，是根据一个在吡叻州江沙的马来家庭为背景。

第一部曲《I Remember……The Rest House》叙述其中的一个兄弟加入英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飞机轰炸新加坡的海军基地时，这个兄弟便杳如黄鹤，生死不明。

第三部曲《The Governor's Mansion》是写另一个兄弟在公共服务退休后，登上政府首长的官阶，官场得意。

在共和联邦嘉年华会上演的《Member Of The Club》是叙述另一个兄弟

Shah Ibrahim的故事。他是署理副县长。时间是在1946年，紧急法令还没有颁布的时候，地点在宜力(Grik),Shah Ibrahim要赶回江沙去探望将临盆的妻子。他在巴士站等车时，刚好碰到朋友Jaidin骑着摩托车经过，停下来喝茶。闲谈起来，知道Shah急着回家，那个“搅帮”Jaidin后座的搭客通情达理让位给Shah。在中途，Jaidin和Shah被一队五人组的共党游击队拦截，两人被绑架带进森林。原来那个叫Jaidin的，他是前136部队的队员，他曾目击当年英军飞机空投武器装备和埋藏的地方；共党游击队员的目标是Jaidin,他被盘问武器装备的收藏地，但是后来他却失踪了，而Shah的尸体也在不久后被发现。

Shah Ibrahim跟Jaidin被绑架后，英军便在江沙的一个俱乐部设立紧急行动中心。剧作者通过英殖民官员的对话，揭示他们鄙视当地人，妄自尊大，充满优越感，处心积虑要操纵马来人，以便大英帝国一直可以统治马来亚。剧作者也通过被绑架的Shah和一个马来女游击队头领的对话，揭示她对受西方教育的马来人的不满：我生为马来人，我接受回教教育……我是马来人，跟着也是回教徒，我与印尼人、华人或其他种族的人毫无两样……你是来自家喻户晓的马来家庭，受高深教育，有很好的靠山，在政府部门工作，爸爸是法庭推事，妈妈有印尼贵族的血统，兄弟全部受英文教育，大哥毕业马来学院，另一个逃去参加英国海军，还有一个在我的母校，整天在发白日梦说要去美国。

根据作者 Syed Alwi 的阐述，那个共党游击队头领，其实是 Shamsiah Fakeh, Abdullah C. D.和其他一两个马来共产党干部的缩影。

Shamsiah Fakeh曾经是叱咤风云的马来女共产党员，她逃出马来亚后，辗转在印尼、越南和中国,她已经在1994年回来在Kuala Pilah的家乡定居。

Syed Alwi写这三部曲，试图从中寻出马来人的真正心态，在这过程中，由各个角色去现身说法，马来人的形象是不是就是他们眼中看到或视觉感官触摸到的那个样子，或者是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时代特征，个别截然不同，迥然相异，真人实相，返璞归真？

Syed Alwi 借他的三部曲去探索去寻回马来人在各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心灵世界。而驼铃和忠扬何尝也不是在他们的小说里，去寻回那已经失落的年代里失落的人。这三位不同种族的作家，他们要寻找，或者是回顾前瞻，着眼点不同，不过，他们的情怀显然是一样的。

《硝烟散尽时》里的吴新权，妻离子散，九死一生的过眼云烟之后，变成一个垂垂老矣，满脸风霜的独臂人。驼铃为这个在时代狂涛中失落的吴新权，谱写了一首既凄清又充满壮烈的歌。其实全书对吴新权是着墨不多，反而是吴新权的老母亲，他的妻子金燕，还有儿子晓峰，在全书现身的机会更多。吴新权的老母亲，在我的印象中，她应该是个文盲，但这个老婆婆，却是个吃得苦中苦的乡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儿子上山打游击，媳妇跟人跑了，与小孙儿相依为命。她没有叹息，她只是默默地工作、生活，她要活下去，她也要自己的子嗣绵延；她不懂得什么主义，她不懂得什么斗争，她只知道有生命就要活下去，有生一日就要工作一日，她的一生就是一首对人生执着的生命之歌。金燕是个吃不起苦的女人，丈夫走了，她失去所依，找到了那个能供给她过舒服生活的英国军人，她也就无所求无所遗憾了。金燕与她的家婆一比，是一个天一个地的两种形象。晓峰这个人物也曾一度卷入时代洪流里，他读书不多，认识不深，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去做他认为对的事，当然那个在他年纪小时，便离家上山的父亲，对他或多或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时不予我，他有满腔热血去参加活动，囿于客观条件，以及他个人的局限，他充当的小角色，在长河奔流的大时代里，也是过眼云烟的消散了。吴新权家里的三个成员的遭遇，在驼铃的巧妙运笔，借这三个人物的生活、际遇如实的呈现在读者眼前；原来只是个影子上山打游击的吴新权，却在那三个实打实在生活的人物的烘托下，影像便显得那般真实。三个人的遭遇是现实加之于他们，还是吴新权一手造成，驼铃不加评点。吴新权家里的三个成员和吴新权是相互呼应的，看是似虚，其实是铁般的真，人物相互运作，吴新权这个人物很真实，驼铃画出了时代的面貌，也写出了人生的无奈。吴新权在和平村出现，他已经老迈，他对走过的路，没有遗憾，也没有恋栈，他只是想叶落归根。吴新权这个人物在驼铃笔下是个被世人所遗忘的人物，这是现实的写照，我也跟着驼铃在长长地叹息。

后来读了忠扬的《回首夕阳红》，我又有了领会。书中有三个中篇，第一篇是《逃》，忠扬写心脏科专家龚平医生，年青时“逃”的经历。他为什么逃，逃是因为被追捕，逃的经历是有点离奇曲折，单看故事就很吸引人，但如果只看故事而不去想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那么作者的心血可说是白费了。龚平最后还是逃不了，被捕了，故事结束了。但龚平现在却是个专科医生，他那没有说出来的故事，却是可从联想中串连起来。龚平被捕，出狱，后来发奋图强，他成了个专业人士。年青时他激进，时也命也他走到了极限，但不是绝路，他从绝路为自己铺设一条康庄大道，他从另一领域去发挥自己的才华，他成了专业人士。龚平是不是走对了路，忠扬没有说，但我说，一个有进取心的人，一条路走不通了，便要试图走另一条路，不要看死自己，世人也不敢看死这样的人；他的才华不能贡献于这方面，但只要他懂得珍惜自己的才华，他的才华照样可以在另一领域发挥，他照样替社会人群做出了贡献。这是我对《逃》的看法。

《重逢在香江》，忠扬用抒情的笔写一个曾在50年代活跃青年黄志雄与一个叫葆琴的女孩子的故事，他与她曾有一段情，只因为男的另有理想，最后分道扬镳，男的离家北上，女的仍留原地读大学。黄志雄经过许多风雨波折，他还被一个自己钟情的女人当做踏脚石而被出卖，最后是孑然一身流落在香江。葆琴嫁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最后是离异，她自力更生，养育孩子。葆琴旅行到香江，与黄志雄重新见面，相逢如隔世，是时代使这一对恋人不能成眷属，还是命运的播弄。故事的题旨并不着眼于时代的或命运的摆布，而是斩钉截铁地说明：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我们也许都是时代的牺牲品，如果说是时代欺骗了我们，那也不一定恰当。要是没有我们当年的奋斗，没有那股历史潮流，今天也许不是这个样子。即使我们过去的做法，有些过火，有所偏差，也只因为我们年青、幼稚、不成熟的缺陷，绝不能把过去的一切都否定了。没有我们过去的错误、失败，就绝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和成就。作者是肯定了像黄志雄这样的年青人，他们的确是作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但忠扬与驼铃一样，他们对黄志雄和吴新权的最后结局，是充满了一种无奈，一种无从解开的痛苦，所以，忠扬借黄志雄说出了他心里的话：

……我们个人得到了什么呢？理想的失落，感情的失落，生活的失落，我们是现实的失败者，但却要苦苦追求自己失落的东西；反而是那些没有理想，没有抱负，没有追求的人，才能获得幸福、快乐和享受别人栽种的果实；而我却还在念念不忘，为自己的失落辩护。

《天长地久》是另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与一个富家女的故事。芷梅的父亲对蓝涛这个年青人是有好感，只是不苟同他热衷于社会活动，所以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女儿与他隔离；他刻意安排芷梅出洋留学，这一来就成功地使女儿与蓝涛断绝了来往。劳燕分飞，各人都有不同的际遇，蓝涛上山去了，还写了一封断情信给远在海外的芷梅，伪造说自己与一个农家女结婚了。芷梅伤心欲绝之下，被一个豪门浪荡子乘虚而入，糊里糊涂的便过了五年，她与浪荡子最后一拍两散。她就一直流落在香江，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一眨眼过了三十年，蓝涛的战斗生活也结束了，像他的许多战友一样，羁留在泰马边境的“和平村”，他飞去香江见睽别三十年的旧恋人，那是悲欢离合后的短暂重聚，尘满面，鬓如霜，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天长地久，此恨绵绵无绝期。人生是有得有失，蓝涛好像是一无所不得；不过，忠扬还是豪情十足，很浪漫地说：他们的遭遇是时代的悲哀插曲，还是人生的无奈，我想这恐怕不能以“是”或“不”的简单答案来回答的问题，或者，甚至不需要任何的答案。它的意义仅在于曾经发生过和曾经经历过这点上。

注：《硝烟散尽时》1995年霹雳文艺研究会出版

《回首夕阳红》1997年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I Remember... The Rest House》曾获戏剧奖，并于1994年搬上舞台

《Member Of The Club》1998年搬上舞台

《The Governor's Mansion》等待搬上舞台



星星与原野

——南中校刊泛谈



■ 一介

我手头有十余册实兆远南华国民型中学校刊：从一九八五年起到去年的，再加上一本一九七五年者。近日将这些校刊泛览一遍，竟然浮想联翩，不能自己！

从旧刊中获悉，该校第一本校刊，印于一九七二年，初时并非每年出版，而是间隔性的，但是，大约从八十年代初期起，就每年印行一册了，这对该校史料的保存，贡献甚大！

这一系列校刊的出版，南中华文科主任蔡明发先生劳苦功高。他不间断的担任该刊顾问之职，少说也有二十年，直到一九九八年荣休为止。如果回想起历年指导过的编辑群，现今人在何方，发迹或潦倒？将会感慨万千！虽说每年校刊顾问共有三人，但另两位经常更换，只有他“二十年不变”！蔡明发先生是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又在新大深造并获文学荣誉学士，再考取马大教育文凭，科班出身，喝足墨水。如果他当年再拼搏挣个硕士学位，那么在马大中文系当讲师是绰绰有余的！

经过多年的演变，南中校刊的形式与内容，逐渐趋于定型，这是很好的，有了自己的风格！从九十年代起，该刊的封面设计作了改变，渐趋新

潮化，我个人则偏爱八十年代那种白色为底配上校景、学习动态的封面设计，显得清新可喜，不过，白色封面容易沾污，是其缺点，新的封面设计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开本绝对不宜改变，更不愿见有朝一日有人标新立异，改成矮矮阔阔的版式，予人不伦不类之感！

内容方面，校歌、校景、全体教职员合影、董事部成员个人玉照、家教协会理事个人照片、校务报告、各班级合照、制服团体及学会报告、学生作品、商业介绍……洋洋大观，应有尽有。

虽是校刊，它还兼扮演“毕业纪念刊”的角色呢，这是最值得称道之处！每位应届中五与大学先修班毕业生，都刊出个人照片及住址，一页共刊登十六人（分成四行，每行四人）。据我所知，南中部分毕业班，另有影印的本班毕业刊出版，因为每册所录人数有限，不够正规化，史料意义不大。

下列各栏，更是值得他校取法：上一年度初中评审考试、大马教育文凭、高级教育文凭成绩分析表；上一年度上述考试成绩最佳同学个

人照片；本年度进入本地大学校友名单；上一年度各年级的前十名成绩最优秀学生姓名及其总平均分数。这是最好的激励学生用功求学方法！

南华国中第一届理科先修班，是一九八五年毕业的。这一届毕业生，果然不同凡响，至少有二十一人进入国内外大学深造，其中成绩最佳的四人，都负笈马大土木工程系：李善凯、董仕伟、潘隆喜皆考获STPM四科A一科B，陈雪蕊则考获3A2B。

翻看这些校刊，我仿佛在南中的时光隧道内走了一趟：马华作家驼铃先生的千金彭映霞、公子彭万里、彭征还，先后以优异的STPM成绩，进入本国大学攻读土地资源、建筑设计与机械工程系。另一位千金彭丹曦，也在师训学院毕业后，再考获学士学位。

我的老同学陈进元兄，其千金冰心、冰芬、冰筠，公子宏聪，皆以良好的STPM成绩，负笈国内大学。

另一位老同学周来源兄，他的公子应杰、应伟，也都大学毕业啦！

我所熟悉的罗木祥、黄爱兰伉俪，属于劳动阶层，省吃省穿，供两位千金罗仪莹、罗仪琴在理大读药剂系，于去年与今年相继毕业，父母肩上的重担可卸下了，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进入本国大学医学系的南中校友，近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例如一九九七年毕业生陈生杰，九六年的张齐平、张贻文，九五年的张晓征、余根良，九四年的郑志忠，九三年的李鹏龙、刘宜善，九二年的李利勇、黄招民，九一年的吴伯琪，八九年的陈联成……

该校未办文科先修班，所以文科人材，中六大多转读本地英华国中，然后才进大学。为免埋没人材，筹办文科先修班似乎应列入议事日程了，或者先调查统计有无此需求。

八十年代校际演讲比赛的长胜军林玮玲，已由北方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系毕业。

南中中五毕业生较后就读马大法律系的，人数较少，计有八零年的林锦兴，八二年的吴文静，九五年的陈焕仪——她是该校现任校长

陈奇杰先生亦即马华作家小黑的千金。而吴美露与陈志祥，则先后于八六年及八七年，在该校理科先修班毕业，再升学马大法律系。

中五或先修班毕业生，蒙幸运之神照顾，进入大学深照的，如若天上的星星。星星，有的明亮，有的晦暗，那些被录取就读最有前途科系的，更是光芒四射，该称为明星了！

我并没有忘记那些基于各项因素不能挤入大学窄门的毕业生，例如我的侄儿蔡翔磊。他在我处住宿十年，中六毕业那年，他是南中学生工会主席，同年荣获全校最佳服务奖，是全校老师学生夸奖喜爱的人物。今年STPM成绩放榜时，他从新加坡工厂赶回来，早上兴致勃勃来到我处，说要去学校看成绩。我见时间还早，便问他成绩公布了吗，他说：“公布了，公布了，校长的女儿拿到五科A！”谁料他去看了成绩，竟然很不理想，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如今他在新加坡英华美学院，半工半读，念他视同命根的电脑课程。以他的性格与良好人际关系，我深信一时的挫折，绝对阻止不了他将来的发展！

如果能挤入“象牙之塔”镀金镀银的人是星星，属于受人仰望的“场面人物”，那么，中学毕业或肄业即到社会工作的人则有如厚实原野。原野，就在人们的脚下，只需俯视，不必仰望。原野，既能滋生万物，又可作农业、工业或商业用途。现在的社会，行行出状元，不像从前中国的读书人只能走“科举”一条狭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他们将掌握地方经济的脉搏，称他们为“地方建设派”或“实力派”谁曰不宜！

星星在黑暗的夜空，闪烁闪烁，亮丽迷人，却又遥不可及——就像成龙成凤的毕业生，都到大城市发展去了！幸好我们的脚下，还有辽阔的原野，态度谦恭和顺，母校假使需要什么经济的支援，常是他们解囊相助。

想起杜甫的名句：“星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我硬将前一句和本文扯上关系，看起来也还贴切，至于后一句，正好能反映出时光的流逝，世事的沧桑！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江山代有才人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希望南华国中师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教育的园圃挥汗荷锄，施肥浇水，不畏骄阳，忍着腰酸，期盼他日结出累累硕果，更为校史谱写新章！

（写于1998年杪）





走过老歌旧曲的岁月

■ 石川

物换星移，岁月如逝水，缓缓流远了。

远了，50年代；远了，60年代；远了，70年代……

那些淳朴的年代，经过沧桑变化，还能遗留下什么痕迹呢？

许多古屋翻新了，渡口架上高桥，溪流消失了，胶林成了住宅区，莽野种上了油棕，街道充斥着不耐烦的车辆……

景物不能依旧，人事更是全非了。

难道岁月真的不留痕吗？

众里寻它千百度，却欣然发觉，岁月留下了声音，那些流行于半个世纪前、40年前或30年前的老歌旧曲，还没有消失！

60年代，我正当年少，除了小说与漫画，就是喜欢聆听歌曲。

家里有一台四四方方而古拙的飞利浦牌收音机，总是播放着那些婉转悦耳的歌曲，因为旋律优美，歌词浅白，我因而也逐渐沉迷其间，无法自拔。

虽然因年龄尚小而不了解歌中的情事，但是却不得我把听歌当着嗜好，不弃不离数十年，直到不但领悟，也亲身体验到人生中无法避免的悲欢离合，尝到了酸甜苦辣。

当年，我格外喜欢的歌星有周璇、崔萍、白光、吴莺音、葛兰、姚莉、刘韵、龚秋霞、静婷、顾媚……特别喜欢的歌曲更是不胜枚举。

一些歌曲不断重播，致使我对它们耳熟能详，不必歌书也能哼唱几句。

每逢华族佳节，电台也会应景播送一些有关节日的歌曲，使到大家油然兴起佳节的兴致。

中秋节的景歌应曲首推吴莺音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而农历新年的应景歌曲就有《贺新年》、《小拜年》、《恭喜恭喜》、《大地回春》、《迎春花》……把佳节气

氛唱得浓厚起来。

除了从广播中听到靡靡之音，这些歌曲也时常被青年男女选唱，以参加文娱表演或歌唱比赛。

不管是文娱表演或歌唱比赛，在当年都是难得的盛事，足以吸引附近小镇村落的人们倾巢而出，前来观赏。

记得有一年，镇上青年会举办歌唱比赛，因奖品丰富而轰动一时，观众把会所挤得水泄不通！

当晚的参赛者选唱脍炙人口的歌曲，而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教我们音乐的梁老师选唱的《南屏晚钟》及教我们历史的黄老师选唱的《相思河畔》。

我们都以为梁老师感人肺腑的演译会荣获冠军，但是她只获亚军，因为黄老师唱《相思河畔》是那么回肠荡气、教人陶醉，获取冠军令人口服心服。

让我们喜悦的是，这两位喜欢音乐的老师，最后缔结连理，成为了夫妇。

三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如果听到这两首倾诉相思的歌曲，尤其是崔萍唱出的，一定会记起小学时的一些记忆，当然也会想起梁老师及黄老师。

如今，他们一定已子孙绕膝吧！

提起梁老师，我遂忆起她在音乐节中也曾教我们一些比较“健康”的流行歌曲如：《田园之歌》、《小小羊儿要回家》、《踏雪寻梅》、《读书郎》、《小白船》等。

直到如今，我依然会哼唱：丁丁那切抬龙东那抢，不受人欺负咯，不做牛和羊……

到了中学，不再满足于听广播，而交游也渐广阔，所以就在赋闲时前往有唱机的朋友处听黑胶唱片转出的歌曲。

这样听歌更能满足听觉，原因是除了可以选择喜欢听的歌曲，还可以一边听歌一边看唱片封套后的歌词。

于是，“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催呀催醒我相思梦”——诸

如此类的歌词，更加容易了解，也更加引起我的遐思和向往！

于是，当听到“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的时候，我便会急不及待地跟着说：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于是，“夜色茫茫罩四周，天边新月如钩。回忆往事恍如梦，重寻梦境何处求？”——这么诗意的歌词便轻易让我给牢记住了！

加入这些新的因素，聆听歌曲的乐趣更增添了不少。

当然，我也学会不少的歌曲，并引以为荣。

后来，我更因为时常去友人的家听歌，而认识了一个也爱听歌唱歌的女孩子，时常相对无言，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地共赏一首悦耳动听的歌曲。

相处日久，我不禁对她暗自倾慕着，更因此愈加频仍到友人家去

听歌，实际上是为了要接近她，沉醉在她的妩媚笑容里。

这是一桩淡淡的初恋吧！始于眉目传情，也止于眉目传情，在歌谣里默默传送。

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壮起胆子对她说：“我要你的爱。”像葛兰那么诉说：“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can forget you .”

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一如白光一样低诉：“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但那是纯朴的年代，而我只是个内向羞涩的少年，所有的心事只敢深深蕴藏在心底，所有的爱欲情怀都必须循次渐进，让时间去培育。

流年逝水何其匆匆，一晃竟是三年。为了学业我也离开故乡到首都去，只好舍弃对她的眷恋，切断我们之间的情丝。

许多年后，听说她已经嫁作他人妇，不禁感到有点惆怅。

不是情未了，不是魂萦旧梦，

而是想念起那一段纯真的岁月及青春年华。

离开听老歌的岁月倏然已有二十多年了，但是迄今我还是十分喜欢聆听这些流行过一时的歌曲，因为听这些歌曲的当儿，我仿佛进入时间的隧道，又回去无忧的年少岁月，勾起了一些凄迷而温馨的记忆！



湖边述怀



■ 南怡（印尼）

丽都湖的风里，有一股稻米的香气，细细在鼻尖里萦绕。

他坐在石凳上，望着蓝天，只有几片白云在飘荡；湖水翠绿，有些微动，鱼儿在畅游，金黄色的稻田成梯形，围住了半边湖水，金黄的稻穗在迎风摇曳。

他醉饮了那湖水和稻香，便不再渴望拥有什么，感觉里这一切幽景，是为他而设的世外桃源。

他闭上眼，身子像在绿水中荡漾，很怕有人窥视此片刻的宁静。他远离重叠文件的办公室，刻意去湖边追求生活的情趣。

他睁开眼，看见两个渔民，划着竹筏，静静地漂浮在湖面上，不过一会儿，他们就举网，鱼儿在网里跳跃，渔夫的脸上充满了满意的笑容；又过一会儿，渔夫再撒网，静静地等待，不见动静，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失意的皱纹。

满意和失意在渔夫的脸上，不断地交替，使坐视在湖边的他也受了感

染，他感到生活里也有许多满意和失意。他记起了普希金的一首诗，低吟道：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阴郁的日子须要沉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
即将来临。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现在却是阴沉，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会过去的，
而失去了的，
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他在低语，失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回忆的翅膀展开了：

他记起和她在丽都湖泛舟，舟子撞了大石，不稳翻入湖水，似落汤鸡的她，却嘻笑自如，一点也无怯色。

他们在篮球场上奔跑和跳跃，她拼命抢球，前俯后仰，翻了筋斗，好胜的她，活像一匹劲力十足的野马，毫无倦态。

他们在实验室里，雄辩滔滔地争论科学和人生，大言不惭的她，要学居礼夫人发现某种元素，想用科学来改造世界！

他们在夕阳西下的归途中，共踏脚车，去郊区的稻田观赏萤火虫，阵阵的蛙鸣，恰是交响乐曲，在祝福她奔向美好的前程……

一切都已过去了！

这时候，夕阳从山的一角透视过来，像只灼热的红唇，有烘烘的热度，有诱人的含蓄；透过树叶间的空隙，凝视橙黄色的夕阳，是那么的动人，那么的美丽，仿佛是她颊边的红晕。

他身上有微微的暖意，拥住这湖边的夕阳，世界是多么的灿丽，人生是多么的丰盈呀！

湖边，此刻，一切都静悄悄地，都静止了，却有和风，湖水在微微的动。

他喜欢这样一个又似静，又似动的地方。

他心灵里，也起伏着一个又似虚，又似实的感觉，虚虚实实在他的心湖里，不断地交替着。

说虚虚，因为他无法拥有她；说实实，因为他拥有那亲切的怀念。

那亲切的怀念，伴着他的未来，使往后的日子，不再孤寂。

他的心湖里，注满了回忆的歌曲，闪过爱和梦的粼粼光影。

去泛舟游湖吧！为了不惊动渔民的网，他吩咐舟子绕过鱼网，绕过石山。石山背后，又是一片更翠绿、更宁静的湖水；石山上层层垒垒的绿叶灌木和稻田，仿佛要把翠流拦住，拥在石山脚下——山水相逢堪共醉，湖光扬起翠涟漪。他迷醉在泛光的清波里。

突然间，他哼唱起歌来，六十年代流行的情歌：

阿哥阿妹的情意长，
好像那流水日夜响，
流水也会有时尽，
阿哥情比水还长……

虽然走音了，却唱出了埋在心灵之音符，让这份音符化为永恒之情吧！随风飞扬吧！

绕完湖山一周，天色朦胧。夜色、浓雾飘来，笼罩着湖水。

湖边的夜雾来得比别处快，静悄悄地来；在翠绿的灌木林里，稻穗的间隙里，织着一个将展开的夜；湖面上、山石间、稻田梯间，一层又一层的雾在织着；晚来风有力地想吹开那神秘的夜，仿佛是想偷偷地吻着青山的一草一木。

他依依不舍地凝望着湖水、石山；在夜雾笼罩下，泛光的翠绿，金黄的稻穗，涂上一层黑色。踏上归途，他带着淡淡的哀愁……

此时，割稻的村妇们，沿着梯田田埂徜徉在湖边，湖畔响起了他们的吆语和嘻笑；几个月里辛苦地锄禾，今日收获了金黄色的稻米，他们用欢乐来送走农作的辛劳。

他受了感染，岂能为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而叹息呢？

夜风更劲地吹着，他更加清醒

了，他应该珍惜和庆幸他拥有的事业和家庭。

他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之爱，虽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也不是全然没有收获，人生是一连串的割舍和追寻；情感的煎熬与磨练，使他坚强起来，百折不挠地将事业推上一个高峰；也使自己发挥了美好的品质，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以无限的谅解祝愿她幸福！在人生的大道上，各奔前程，共创美景！

道别了丽都湖，他不想再多愁善感了，农家夫妇们乐天知命的生活，是多么豁达啊！

他勉励自己，往后须抱着“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宽大心情来怀念往事，使自己成为一个成熟而可爱的人。



笑开天下

古今愁



■ 心水（澳洲）

孙女如佩今年七岁，诞生后极少啼哭，总展开着仿若怒放鲜花般的笑容，真是人见人爱。放学带她回来，老缠着我玩，一屋均散发着我们爷孙的笑声。她将我看成笑星MR. BEAN（豆豆先生），我把她视为开心果，望着那张亲切笑脸，是越瞧越美，越看越可爱。

达芬奇那幅挂在巴黎罗浮宫的名画“蒙娜丽莎”，能成为法国国宝，风靡画坛蜚声古今，完全在那抹永恒迷人的微笑。不论欣赏者用何种角度观看，这位绝世佳人总像对你似笑非笑，也因为这淡淡浅浅的笑意，令人过目难忘。

除却冷笑、奸笑和苦笑外，一切因开心而引发的笑姿，都是美丽和亲切动人的。

绝代天娇若不展颜，必成木美人；冷若冰霜的美总比不上璀璨如阳光的一张笑容。

中国人的五官一般都较拘谨严肃，许是经历过多的苦难，承受太多的包袱，年纪愈大愈难发笑。一张不笑的脸面总有份拒人千里之感，假如这是

所谓尊严，未免代价太大了。

一些中国售货员或接待员，虽然也打扮人时，待客往往板起晚娘面孔，宛如人人是欠她大债不还似的，完全忘了服务精神。换作洋妞，恰恰相反，人人笑容可掬，纵然要她多拿几类货品比较而仍不成交，她依然谢前谢后，笑靥如花，使顾客如沐春风，绝少会有不耐烦的表情流露。澳洲服务行业的服务精神华人要学习。

生气有害健康，怒气攻心伤肝，佛教说的贪瞋痴三毒，瞋就是生气动怒；能忍一时之气，再高明些的凡事一笑置之，就可以无挂碍，而且一笑之后，身心舒泰，百毒不侵。

脸蛋儿肌肉硬化的人，多多放松神经，心情愉快，眼底世界样样都如意。生年不满百，活着也是镜花水月，苦兮兮的是一天，开怀欢笑也是一天，何不弃苦从欢，活得那么累，太划不来呢！

众佛像里，我最喜欢的是堆满笑容的欢喜佛，肚皮圆圆的鼓挺着坐姿，长长耳垂贴在张开的大口两旁，两眼慈祥溢泻欢喜，有对联语

是最好的写照：

“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
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

我想：佛国里最豁达的一定是欢喜佛了。求神拜佛的信众，如能学习欢喜佛一天到晚笑口常开，今生欢乐喜悦，日日是好日，经已是了悟佛性。上天堂往西天都是未来的身后事，眼前当下，多多拉开脸上肌肉，时时展颜微笑。轻笑、大笑、欢笑，常笑的人百毒不侵，既健康也长寿。一醉解千愁，酒醒愁更愁；唯有一笑千愁散，笑开天下古今愁，今生就没白活啦！



心之旅



■ 林琮（新加坡）

这的确是一段心之旅，我实情实况实录。

01

不是小说，也无戏剧性的变化。

新年伊始，心便绞痛，非为恋情变化而绞痛。我到国大医院紧急部门串门求诊，医生说：“你得住院！”

下午三时，我进了第56号病房，随即在第13号床位躺下。

呵，好一个十三号？

02

像行军般迅速。马上，护士来了，医生来了，先先后后，验体温、验脉搏、验血压、抽血、验尿、验心脏（E.C.G）……

我成为一只待宰的羔羊。呵，别这么想。他们其实是在救我、助我，

我内心在感激。

03

因心绞痛入院，并非一定是意味着心脏病。医生说，可能是胆囊作怪，或是一种心理性征兆，如血压、心跳、劳动力的障碍等，都会导致心胸疼痛。

我听后似懂非懂。

04

住院医生有两位，一个主治，一个助治；另有一位大医生总治。他们联手观察我的病情，互相配合，进行抢救。

“抢救”一词也许太过夸张，改为进行“医治”吧！

05

心脏病是人类的第一杀手。据说，统计所得：人们死于心脏病的为数最多。

经过一日一夜的观察，我暗自算算：共抽了四次血，共做了四次

心脏检验图表（E.C.G）。

傍晚，医生来告诉我：“明天为你检查血管看哪一条阻塞。”

06

今晚，十二时以后，不可再吃东西，进行“禁食夜”。谁知过了半夜，我的胃痛竟发作起来，请求医生供药，先后喝了三小杯的白色药水，护士说那是“MY LAN TA”。

这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一夜，总在半醒半睡中，心潮不断地起伏。

07

一早，手术室派员工来接我，那是一个彪形大汉的蓄须印度员工，我倒抽一口气，似乎要上刑场般，幸好我方有个好心的护士陪伴前赴，于心稍为宽慰。

当我被安置于手术台上时，我用眼睛扫描一下周围情况，只见两位医生站在我的右侧，左侧上空有五个电视。一个是心电图，四个是

从不同角度观察心脏的仪器吧？另有一台大概是X光机吧？

我只能如此猜测。

08

一切就绪，医生一声令下，最先作局部麻醉。接着，从我右大腿近右腹部处插一支针，钻一个小孔，将一条细管自下至上随大血管至心脏，检查血管阻塞的程度。

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一些，其他的只有医生知道，天知道。大约十五分钟过后，一阵热流的感觉涌上来。医生说：“行了，OK。”

09

回到病房，必须躺在床上，不能下床；待明晨医生检查过创口后，才可下床。想到今夜漫长，一阵冷感从心坎掠过。

终于熬过了黑夜，黎明到来。一早，医生便来检查创口，断定已无出血迹象，解放令一下，我即刻冲进厕所与冲凉房，大胆地解放自己。

10

今天，可以自由走动。服了两颗止痛丸后，伤口只是微痛而已。从束缚中一旦获得自由，心情颇畅快。但不久这意念又消失了，当医生告诉我说：“你的血管有一条阻塞，大约七十巴仙。我们安排明天再替你进行一次手术，打通血管。这叫做 ANGIO PLASTY，简称 PTCA，俗称吹气球。”

打铁要趁热，不赶快抢救，尚待何时？

11

心情呈现矛盾，亦喜亦忧。喜的是逃过了心脏绕道大手术，忧的是那条被阻塞七十巴仙的血管能否被打通？尚待证实。

医生明白告诉我：“打通的成功率是一百巴仙，只是打通过后，不能担保几个月后不会再阻塞。”

要我日后要十分注意饮食与生活程序。我只有唯唯诺诺，唯唯诺诺。

12

一月七日，我再度进入手术室。情况跟上回一样，只是时间更长些，大约四十五分钟吧！手上没表，真的不知时间的走动。我只懵懵懂懂地醒着，迷迷糊糊地躺着，待听得医生的一句话：“O.K.”，我如梦初醒，医生对我笑一笑，走过来轻拍我的手臂，我知道这是大功告成的表示。

这次离开手术室，可不是回去原来的病房，而是被安排在特别护理室（CCU）。这里有更多的护士，提供日夜二十四小时的全面护理。每人一间房，病人都不能下床。

13

今天是最辛苦的一天，今晚是最难熬的一夜。

几乎是与外界隔离的地方，探访者不能随便出入。每次只准许两人探访，时间不宜太久。探访时间一过，护士们就断然挡驾。

这是为病者不受干扰而设的条例。邻房有一位病重的老者，院方的严格条例，使病者的亲人很为不

满。法律与人情，有时也很矛盾，是吗？

14

好不容易熬过了漫漫长夜，医生来到护理病房告诉我：“你那条血管已经打通了！”他显出喜悦的脸色，我则欣喜若狂。

医生接着说：“如果一切正常，你明天可以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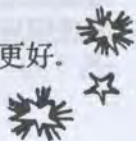
15

英雄最怕病来磨，我是凡夫俗子，辗转床第，总不是一件好事。健康优于财富，保持健康是人生最大乐事。

尤其是我们的心脏，日夜不停地工作，是我们最奇妙最耐久的器官，也是最重要的器官。我们要慎防心脏病突发，不要让它“不动声色”地破坏幸福的人生。

定期检查，及早发现，及早就医，是为上策。

希望在明天，明天会更好。



悼记您如昔



■ 晨絮

窗外，传来阵阵的斑鸠啼叫声。马上把手上的功夫搁置一旁，飞奔出厨房后门。

只见，窗外的电线上，正栖息着一只斑鸠。它，孤零零的独自栖身那连啼了片刻，才拍拍翅膀，展翅高飞他方。

只那么的片刻咕咕啼，已使我的情绪，跌落山谷底。

也许，其他的人会觉得斑鸠啼叫声纯属平常事！况且，鸟类嘛，蛮令人开心怡情的。有的人，甚至于空闲时特地去了解鸟语及欣赏鸟类咕唧为乐。

然而，我却例外。也许，我是最怕最慌也最忧心听到斑鸠啼叫声吧！

声声的啼叫，仿佛带着几分凄怆……凄凉……。是您吗？是您又回来探望我吗？

依稀记得，于您逝世后的第三天清晨。当我在晒衣时，您化作一只斑

鸠，歇脚于庭院之花树上。当您望见我时，您直向我叩头下拜，且咕咕啼叫个不停。接着，还一步步的跳至栏杆……到我的晒衣架旁。

这突然之异事，令我毛骨悚然，吃惊万分。但我知道，那是您的化身。泪水失控地潸潸自落。斑鸠更凄惨地啼叫及叩拜个不停。我伤感地抽动着身躯，无法擦干泉水般的泪滴，更无法平息心中的激动。

您突然撒手西归，无法交代一句话。这一刻，我真正感应到您心中的伤与痛。您对尘世，遗留下一千一万个不愿与不舍！

该晨，您化身见我，似乎欲表示什么？

然而，我却不懂鸟语！

呜呼！哀哉！悲也急也！

失措哀伤的我，突然大梦初醒。灵感突降，既然我不懂您真正含意，但你应可感应到我的话呀！

哽咽的抽泣着，一再的坚持要告诉您：您归西，我心痛。对您思

念甚切，无法告知您；虽然您不及交代凡尘之事，但您可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这个大家庭。年迈的家姑，我会细心照料。单身的小姑小叔，我必定会照着您的叮嘱与心愿，为他们找个好伴侣。您，放心的回去您的世界吧！恳求您安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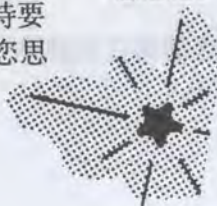
忽然，斑鸠不再点头叩拜，也停息了啼叫声。它展开双翼，噼啪两声，飞了，远了……消失于云层。

久久，才察觉脸上之泪水早已被习习的凉风吹得冰冷一片，而怀念您的那颗心，依然还是那么的炽热。

八年后的今天，我依旧念您如昔。想您的一刻，心痛仍如刀割。时间，并没有冲淡我对您的尊敬与爱戴。

今晨，窗外的斑鸠又再咕咕啼。是您吗？是您回来探望久不见的家人吗？或许，只有我才能与您沟通，互相感应吧！

然而，久久未见您出现于梦中。不晓得您处身于何处？天堂？或是极乐世界？诚恳的祈盼您，彻底的安息！也真心的告诉您，我依然想念您。



悼记逝世八年之家翁
稿于看见斑鸠的一个清晨

又见椰林



■ 梁安庆

“床前明见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是在小学的课堂里，无论老师怎么的讲解，总不能领悟诗中的含意，更不能体会作者当时的感受。

多少个夜晚，从梦里惊醒，那一片温馨的椰林，有如一陣轻烟，总不能停留片刻在梦境里，留下的只有枕头边的湿片。

不再犹豫，不再举头望明月，有如一隻疲倦的归雁，毅然地踏上了故乡的归途。告别廿多年的椰林又出现在眼前，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令人感到温馨，一身热血在奔腾，一股暖流冲出了眼眶，而模糊的视线里，仿佛又见到了那些徬徨、无助，站在门口张望著爸爸带饭菜回来的日子！

“小明，拿去吃吧！再迟到老师又要罚站了。”当不见爸爸出现时，张妈总会从她的豆腐摊送来几小块热烘烘的豆腐。

椰林有辛酸的童年，也有人间可贵的温情，椰林是童年的苗床，不是

年青人的天堂，或许她是归雁的温床，不曾衣锦还乡，总觉得羞见椰林。

穿着污秽，身上带有泥味的几个男童，在椰林追逐，整个椰林让他们的笑声带来生气；咕咕的鸡叫声从远处传来，不知是谁家的母鸡下了蛋；有一位大叔两手拿著一条装有钩子的长竹竿，川流不息的在椰林走动，很熟练的把椰树上的椰子一粒粒的钩下来，椰子都在他的身边落下，总打不中他的头；远处有一位大婶挑著两桶猪屎尿水，脚不停息的往菜园走，似乎不嫌那些臭味；还有几位全身让汗水给湿透的大姑娘在椰棚上蹲着晒椰干，似乎不会爱惜细嫩的皮肤。这一切一切似乎就是昨日复现，叫人感受到“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石码头仍然有如一位世外高人，与世无争，海水清新晶莹，海沙洁白如云，那些嬉水的日子，那些在沙滩追逐的日子，还有那赛陀螺的日子，已是明日黄花，那些天真无邪的脸孔，已不能记起，无数的回忆，也让岁月给冲淡。

带著闻名的山城老虎虾，摸索

到张妈妈的家，屋子里的人都以奇异的眼光望着这不速之客到访，叫人想起贺知章的“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道明来意，进到屋里，不久一位老妇人被人扶持缓慢的走过来，嘴里吱哩咕噜的不知在自言些什么，似乎在责备别人把她从房内扶出来。她的视线不好，听觉不灵，也丧失了记忆力，说话总是语无伦次，眼睛总是斜视著地板，似乎在深思什么。若不是这张脸孔已深深的烙印在脑海里，真不敢相信眼前的老人就是张妈，是岁月抑或是生活把她折磨成这样？原本要告诉张妈她所疼爱的小明已回到她的身边，更想告诉她小明已长大成人，无需站在门口张望，期待着爸爸带饭菜回来。然而这一切都太迟，张妈已不能沟通了。

相伴在张妈身边多日，时常做些小时候爱做的动作，希望能刺激她记忆力的恢复，可惜奇迹并没有出现，张妈永远永远也不会感受到小明的存在，张妈已将走完她人生的旅程，难道这心里对她的亏欠，

就永远无法偿还？

望著这白发斑斑、被人遗忘的老人，竟然不忍离她而去，但家里的两个小东西却在等待着爸爸的回来，於是只能带著内疚与惭愧，依依不舍的向椰林挥手，向张妈说再见。

但愿

椰林常青，绿水常流，
张妈，您也要多保重。



时间的脚步

■ 雨川

不知不觉中，从加叻回到北海家中，匆匆已经过了几个星期。在这初尝退休以后闲逸的日子里，我是如何度过？似乎有检讨的必要。

回忆在工作中的日子里，我最怕的便是空闲。如果一时手头没有工作，也会找些事情来做。有事情做的时候，我又喜欢提早做完。有时同事会笑我：“Uncle呀！迟一点做不行吗？反正时间还早么！”或者在办完事回来，同事们又会问我：“Uncle呀，事情办妥了？这么快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一概是这样地回答：“时日无多，该做的尽快做妥，以免做不完！”同事们听了都笑了起来。

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以前在吉南山中，守着破窑，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从早上五点起身，六点出门，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才回家。有时要烧窑还要连夜守窑，那就得做足廿四小时。即使这样，仍旧感到每天时间不够用，恨不得每天可以多出廿四小时，给我利用。

那时，许多书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读完，许多文稿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就算搬到北海以后，仍旧过着这样的日子。直到来了加叻，一些工作有同事分担，算是不必那么操劳，可也怕空闲。因为空闲令人懒散，令人

精神松懈，会影响工作的。

但是，世事总有来到尽头的时候。我停下加叻的工作，回到家里，才觉得时间的漫长。要不是懂得如何排遣，真不知要如何度过。如今照常每天早上五点起身，打一轮太极拳。六点左右，动手煮开水、泡茶。然后一面喝茶一面整理旧稿。七点出外散步，顺便买菜回家。回家后吃早餐、扫地、看报。看完报纸，出去办理一些该办的事。回家后又坐下来看书、写稿。不知不觉中，一天就过去了。

这样的生活，该不算是懒散和无聊吧？只是有时听着时间的脚步，随着时钟的滴答慢慢溜走，就觉得更应时时警惕自己，退休以后的日子，不要过得空虚！



山渣餅



■ 阿楚

满心欢喜买下了一罐干薯片。开来吃，却发现很难咽下口。这是一种化学混合植物产品。

干干咸咸，吃在口里，喝下不少水；下到胃里，搞到胃病；营养料输运到每个细胞里，疼痛了心口。好不容易才吃完了约二十片的薯片。

但还是满心的欢喜，把罐子里的干薯屑倒去，洗净，抹干。

拿出了山渣饼，剥去包装的外衣，露出棕褐色的光泽，还有草药香的味道。这时我知道，体内的每个细胞都在快乐的跳跃了。

把所有的山渣饼倒入罐子里，放完后，还是填不满罐子。但无所谓，每天下班后，回到房中看看它，把它握在手中陪我谈天看电视、听歌看书。我喜欢从罐子里掏出一小片的喜悦放进口里，让甜涩的味道沁入心扉。

山渣饼是儿时最爱吃的零食。家里不富裕，但父亲却纵容购买我们喜欢的零食。假日时，父亲总是喜欢骑上老铁马，铁马前方放了专用小藤椅给弟弟坐，我则坐在车尾的铁架。哥哥姐姐骑另一只铁马，浩浩荡荡的往

镇外的小商店去“选购”也！

当时的老爸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在夕阳斜晖下，爸爸的背心已被汗水浸湿了。还有，前面开心得比手划脚的小弟弟、旁边姐姐哥哥的影子、穿梭来往的车子、一路上熟悉的人、熟悉的商店、熟悉的味道，都是我所怀念的。

有一次，为了买山渣饼，掉了鞋子不敢说，还被铁马弄伤了脚。因为怕会迟到，迟到就吃不到山渣饼了。脚受伤了，痛了，流血了。妈哭了，爸心疼的看着我，我也哭了。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固执，使到爸妈都哭了。

对我来说，山渣饼不是一种零食，它是一种温馨、一个回忆。所以我喜欢从罐子里掏出一片回忆、一种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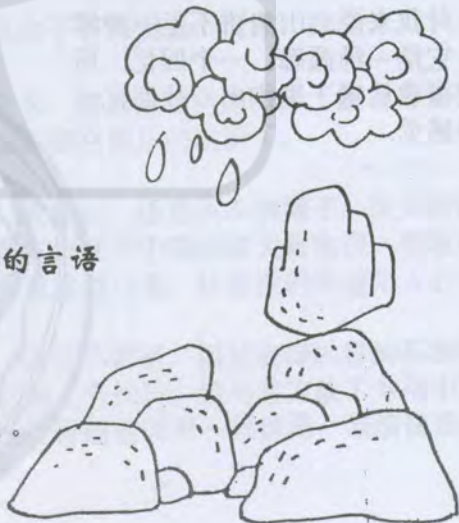
诗在欲望的街头徘徊

● 许通元

泼洒如注的雨水
学钢琴师在屋瓦上狂运琴键
当柏油路被敲击乐器 拼命打拍
滂沱大雨狂袭车顶、红砖、绿草、黄泥……
不歇延续奏乐至内心欲望之兽
疲惫得连呼出的一口气
都需按捺胸口微喘

临空而掉的雨
随风轻扶之下
细细飘落
在我步下阶梯
穿上夹克
踩着凉鞋
木门没碰响 掩上肘
你问句 准备好了没有。

矛盾挟持一颗无助的心
在渴望学习
听不懂博士并没劈里啪啦的言语
人人惜懂寂静阅读自携
幽默自笑的漫画
几行直排的诗集
密密麻麻没张插图的小说。



倾盆大雨喷湿
不中用的蓝夹克
也让干燥的心情
掀起人性的反叛
蘸着水滴的滋润
你突驶向新建店屋檐下
取出 打开雨衣
抖落灰尘
不等尘埃落定
毅然打道回府
征求我的同意之下。



你按压电脑打起电脑游戏
似雨滴喧嚣身旁三百六十度的空间
我翻阅诗集
一行紧追一行
像猎人跟踪受伤的野兽。

诗展开了生命的新一页
游戏后又渡过一天
雨再也呼不出一口气
唯有雷于天空
久远的传来喘息声。

纯粹

● 简爱

(潜意识里，我试着画一幅存在的抽象画，一幅每个存在的人看了都感叹的画，之后我要把这图像放逐。)

静默之中
风铃迎着凉风
殷殷起舞
深厚的白纸
并不在意这些
我开始后悔心中
过于愚昧的存在性
只懂得继续沉浸在
五颜六色之中
天气阴沉沉沉
身子随着慢慢下降
执意的彩笔在空中
毫无秩序的挥动着
一块白布或像是
空白的旗帜
放肆的挂满了
整个窗外景色
我根本看不见外面
没关系
我只是纯粹渴望
画出一幅很抽象的
风景画



● 黄淑莉

劫



逝

是夜 劫持我
奔跑于旷野

飞奔 再飞奔
在 没有源头
没有尽头的远方

疲惫之余 我
注定要 掉入
梦的深渊

白天的喋喋不休
是夜里微不足道的星光
冷眼看我
沿着恐慌的绳索
不断攀爬 不断呐喊

时间
迈着蹒跚的步履
到访
在夕阳的微风中
轻飘着
一束童年的芳香
一株少年的香甜
一箩中年的苦涩
一室晚年的甘美

我侧耳聆听 微风
的叹息 已
随月亮展翅飞
出筑巢
头也不回
心也不归

赞美

——读“淌血的五月”寄寒川

他告诉世人没有听见
子宫撕裂的声音
那是仇恨的幻象
不是荒野止的狼嗥

他告诉世人没有出席
五月的飨宴
良辰美景独缺达文西
他给世人预备了丰富的晚餐

我踟蹰在世纪末的路上
忍辱的历史太长了
无言的痛苦太多了
我从怀里揣出一瓶平静的洪洋
洒向天地
赞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已站来了……



● 秦林（新加坡）

王涛短诗5首

潮

还唠叨什么呢
船
渴望的
只是一夜安睡

泣雨

焦急的
要
吵醒
梦

鱼叹

海藻说：饵上有钩啊！

是的。
可饥饿更可怕。

死亡与快乐
这行业
渐渐涨潮

守鱼

猫忘不了
鲜甜的初恋
彻夜在屋顶
徘徊到天光

渔人

梦是摇晃的
影子
漂浮



■ 曾沛

手饰



“琪琪准备好了吗？”

“还没。”

“都快六点钟了！”

“再等一等嘛……”

“唉，女人就是女人！”盛权不耐烦地自语：“出门要妆扮；赴宴更麻烦，左挑右挑总是不能决定要穿那一套衣服……”

再等又是十分钟，盛权在楼下，不知道琪琪还在房里忙什么？开始有点火药味了：

“快点下来呀！你不是早已换好衣服了吗？”

“来了，就下来了！别再像催命般的喊了！”

琪琪蹬蹬的赶下楼，脸色很难看，满头满脸汗淋淋的，嘟著嘴、哭丧著脸，上了车坐在盛权身旁，一句话也不说。盛权瞄了她一眼说：

“我没生气，你生什么气？是不是催一催也不行？”

“谁生你的气？我生自己的气不行吗？”

“你气什么？找到衣找不到裤，还是衣服配搭不当？喝喜酒应该高高兴兴的，你呀你总是自寻烦恼！”

“别说了！我——我找不到那一套钻石手饰呀！”

“如此名贵的东西，你怎么可以不放在固定的地方，却随便乱丢？快想想，你放到那里去了？”

“我记得前几天从银行保险箱把手饰拿出来戴过之后就收藏好的！就是想不起来放到那儿去了？——真是越老越糊涂！”

“你怎么收藏得如此密实？”

“就是怕女佣顺手牵羊，又怕小偷光顾。我的头脑快爆炸了！我一我一——”琪琪焦急得几乎哭起来了。她拼命的挤著脑汁努力的想。

“噢！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当晚我赶著要出外，暂时用报纸包著塞到旧报纸堆的最底层去了！”

“什么？你傻了你？放在旧报纸堆里？星期天你去烫头发的时候，家里的旧报纸全给一群鼓吹环保意识的大专生收去了！”盛权也几乎急疯了。

“哎呀，我的天！我只想暂且收藏一个晚上便放回保险箱的，一忙起来全忘掉了！快想想。快设法替我找回那批大专生问问。快！”

“找到大专生又怎样？那天收集的旧报纸堆集如山，要找恐怕像大海捞针。”

“自从亚祥没到这一带收旧报纸，家里的旧报纸一直由我分送给人，你们谁都叫不动，怎料到会有大专生来收去？”琪琪抱著一丝希望：“也许遇到拾金不昧的人却不知物主是谁？”

“说得也是，我们先报案去，然后上报馆，吁请大专生帮个忙，群起替我们找找。”

两人再也没有心情赴宴，忙了一整晚，带著疲惫的身心回到家里，上了楼，见放旧报纸的角落还留著一小堆报纸，琪琪欢喜若狂，“三

步作一步”的飞身上前一翻，竟给她找回那包手饰了。

“真是天助我也！”琪琪挥著手中的手饰又跳又叫：“怎会如此幸运，留下一小堆没拿走？”

女佣闻声推开门问个究竟。

“是我叫那些大专生留著一些旧报纸家里用的！”

“你真醒目！”琪琪拉著女佣的双手，手舞足蹈的。

那常被骂笨蛋的女佣有点受宠若惊……



李老板及

他的起落故事



■ 蔡家茂

1

一天早上，隔邻五金店的汪老板到我办公室来找我闲聊，忽听得后巷传来“碰”的一声，还夹杂玻璃的破碎声，我猜想又是撞车了，和老汪互相对望一眼，不久都按捺不住，一同立起身来赶到后巷一看，发觉许多路人围绕着两辆车，其中一辆是老汪的书记小陈的丰田掀背式小轿车，此刻他正俯身察看。小陈一向爱车如命，停车十分小心，专泊在极靠边的安全位置，想不到竟也被人碰着，右边防泥板凹陷，信号灯破裂，前边防撞铁轻微的向右斜落。他的车旁停着一辆簇新的马赛迪，原来是文房用品供应店李老板的名牌车，李老板此时也在研究他车的损坏程度。马赛迪左边防泥板略有擦花的痕迹，前边防撞铁也略有弯曲，但不严重。我揣测李老板驾车时可能左手握驾驶盘，右手握电话，忽然发现前面的大窟窿而突然向左闪，一时失手，便碰到小陈的车了。他看过自家的车后，又向小陈那边略瞄一眼，便对小陈道：

“我的是新车，单单喷回擦花的金属漆便得花上一千几百元，你的是旧车，损失不大，我也不与你计较，各自修理算了。”

“什么？李老板，我停着的车被你碰到了，你岂可不赔钱？”小陈立即反驳。

“赔钱？那有这么简单。照手续我们都得去报案，结果你我都可能被罚款，这样值得吗？我可不在乎，你看着办吧！”李老板态度强硬傲慢，似乎不愿多说，在众目睽睽下傲然驾车走了。小陈见到我，要我介绍汽车吗咭厂，我便写给他我们修车厂的地址及电话。

李老板原名李杰明，他的明光文房用品供应店与我的汽车店同列一排，相距八间店面。五年前这里是新店铺，全部空着，我和李老板最先迁入，而且是同一天。他当时年约三十八，身材魁梧，嘴边留了像电影明星林子祥那样的胡子，经常穿部长装，甚有气派。由于我们都面对搬入新屋的相同问题，如申请电话、各种礼申等等，所以便常在一起商量对策，我也同时向他购买办公室欠缺的用品用具，有时我去找他，有时他来找我，当一切事情都解决后，我们的交往便渐渐冷淡了，大概因彼此的兴趣及作风不能协调所致。他的兴趣较高档，是玩高尔夫球、投资股票；我呢，虽

然也做生意，却是惨淡经营，怎玩得起高尔夫球这种有身份的人消遣的高消费玩意？至于股票，也是许多生意人闲聊时的必谈话题，但我则觉得股市的起起落落根本不是依据实况而升降，国际间或国内若有什么风吹草动，便大起大落，令人兴奋万分或惊惶失措，股友的运气全操在他人手中，我认为很不值得和很危险，因此也没有玩股票的信心。如此一来，我和他已没有共同话题，两人之间，变成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行我的独木桥。不过，这几年来他的生意似乎越做越旺，半年前还买了一辆新的马赛迪，又蓄了一大把胡子，满腮满嘴须髯飘然，直垂及胸，有如古装戏里的关云长。他经常手握大哥大，加上金表金笔金手链金项链，一身光鲜，高人一等，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也因此越拉越远。

我和老汪回到办公室，老汪有点气愤的说：“明明是老李错了，却又不愿赔偿，打狗也不看主人面，真是欺人太甚，用钱压死人！”

“这几年来他好像起得很快，文房用品有那么好赚吗？”我问。

“做生意怎会发得那么快？听说一年半前他中了六个字的多多博彩二百万元，这七八个月来股市大起，他也捞了一大笔，越来越富有，就目中无人了！”

“所谓财大气粗，富贵骄人，你几时见过有钱人谦谦和和的？有钱人目中无人是平常事，算了吧，别气恼了，我们喝早茶去！”

2

午饭后回到店里，只见从事建筑承包工作的老友老黄和他的合伙人老叶正在交代我的书记替他们缴交汽车路税，见我回来，便随我进入办公室。我顺手倒了两杯浓茶放在他们面前。

“近来怎样？工作顺利吗？”我问。

“工作顺利？”老黄老叶相对苦笑，把头乱摇。

“怎么回事？”我惊异的问。

“你认识明光文房用品供应店的李老板吗？”老黄问。

“同一排店屋嘛，当然认识，不过彼此谈话不很投机，他又是有钱人，因此很少来往。怎么样？你们和这位新贵扯上什么关系？”我心中暗自嘀咕，怎么又是李老板？

“这暴发户几个月前买了一幢独立式洋楼，却嫌款式不合心意，便全部铲平重建，我们承接这项工程。洋楼建好了，他请来风水先生看风水，起先是楼梯位置不对，须移；接着是大门太窄，旁门太低，后门太阔，都一一捶毁重造，尤其是大门，前后共改四次之多，真烦死人，这样的工作怎会顺利？”老黄回答。

“重建的部份他愿意付钱吗？”

“付钱他倒很爽手，眉头也不皱一下。可是将那么多上好的材料毁坏，十分可惜，是极大的浪费，我们虽是照指示行事，下手之时，却难免有不舍得和帮凶的感觉，觉得有损阴德。何况这么一改再改，耽误了完工日期，使我们在别处承接的工作无法顺利开工。更气人的是，老叶的一位工人不小心得罪了他，他马上叫这工人滚蛋！”

“老叶，这回又是那里不妥？”我问老叶。

“那天我和工人阿强在敲拆已改过一次的后门，阿强一边挥锤，一边唧唧咕咕的自言自语说这屋主真作孽，改来改去都不满意，将那么多的上好材料作贱是暴殄天物，将来一定有报应，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想不到不知几时李老板已在我们背后站着，听到这话马上勃然大怒，口中驳斥说只要令伯有钱，令伯喜欢怎么改就怎么改，怎么浪费根本与他人无关。什么叫暴殄天物？老天能拿他怎样？谁要是不愿工作可以马上滚蛋！结果阿强将铁锤一扔，走了。”

“让这种人赚到大钱，一点慈善事也不肯做，老天真是没眼，幸好我们的工作已完成，今天总算结清帐目，以后不须再看他的脸色了，赚这种人的钱心里十分不痛快！”老黄说。

“老天怎会有眼呢？若老天真的有眼，世间还会有不平的事吗？”我笑笑问。

一个月后，我和老汪都收到李

老板的乔迁新居宴会请柬，宴会将在一个星期后举行。

3

接到请柬后的第四天下午，我在外边做成一桩获利甚丰的生意，心情十分愉快的回店，经过李老板的店铺时，见许多左邻右舍的人围站在他店外，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我忙将车泊好，快步赶前去看个究竟。我来到老汪的背后，悄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却耸肩摇头。不久李老板被两位看似政府人员的大汉左右夹押，还铐上手铐，由店里走向停放在店外的一辆车。李老板一脸羞愧、惊慌与无助，失魂落魄，胸前的一大把须髯凌乱不堪，和平日那盛气凌人的态度有天壤之别。他很快的钻入该车，绝尘而去。我和老汪左打听右打听，竟然没有一人能道出一个所以然来，只有李老板的店员阿辉曾目击事情经过，大家便七嘴八舌的争问他。阿辉向大家道：“我也是满头雾水，刚才李老板在办公室里整理文件，我则在门市部排列货物，忽然有三位政府人员走向我，向我晃一晃手上的名卡，便说要找李杰明先生。我告诉他们李老板在办公室里。他们进入

办公室后，我似乎听到李老板的大声争辩，后来声音却渐渐小了，不久他就被押了出来，随后的你们都看到啦。”

问不出原由，大家只好胡乱猜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几天后我约略听到风声说那天的政府人员是来自关税部，李老板是被押到吉隆坡去作进一步调查。自这事发生后，起先的四五个月李太太及伙计们还有开店做生意，但营业时间不长，或者时开时关，后来就索性闭门休业。看来李老板这回惹上的麻烦必然不简单。一转眼间七个月便过去了，有一天老汪神秘兮兮的匆匆闯入我的办公室，脸带诡秘的笑容道：

“老蔡，李老板回来了，过去看看怎样？慰问一下也好。”

这几个月来我心中正是疑团不解，像我这种凡夫俗子当然有很强的好奇心，老汪那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兴致正合我心意；还有，李老板平日的冷漠傲慢令人反感，他此次的丢脸遭遇最能勾起他人幸灾乐祸的快感，与其说是去关心探问，倒不如说是要看落水狗的狼狈状，那

里会安着好心？我也诡秘的向他笑笑。

我随老汪进入明光文房用品供应店内，发觉货物零星稀少，不复往日满店满架货品的风光。李老板这时正在办公室里对着账部埋头计算，见我们到来才抬头一看。真令人不敢相信，原本魁梧的他此刻竟成为瘦子，两眼无神深陷，那一大把须髯也已剃光，显出尖削的下巴。金表、金笔、金项链、金手镯及光鲜衣著全都不见了，前后判若两人。我们在他面前坐下。

“老李，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日子你去了那里？”老汪开口问。

“怎么回事？我该怎么说呢？是碰上衰运，遭到飞来横祸！”他语气软弱无力，一边说，一边打电话到咖啡店叫茶。

“你的生意做得好好的，可说欣欣向荣，听说你近年来又在股市大展拳脚，样样称心，怎会有横祸？”我不解的问。

“我这次是得到一个教训，不过这教训的代价太大，使我兵败如

山倒，倾家荡产，这间店也因缺乏资金，撑不下去了，我正在处理收盘的工作。”

“怎会这样？到底是碰上什么麻烦竟能消耗掉你的大笔财富？现在弄清楚了没有？”老汪问。

“我是惹上一宗意想不到的官司。那天来拘捕我的是缉私组人员，他们怀疑我参与走私毒品活动。”

“啊！”我和老汪都不约而同的叫了起来，呆呆的望着他，也难怪想到他这些年来发得那么快，并非无因。

“你们别误会，这是我做梦都不曾梦到的指控。我有妻有儿，又中过多多博彩，怎会去做那么危险的勾当？这完全是由于我的商业知识不足，又不愿请教他人，也是因一时大意所造成的。”

这时咖啡店的茶来了，我和老汪一边喝茶，一边静静的等待他说下去。

“这事你们一定很难明白，事情须从九年前说起。九年前，我和

一位叫崔尊捷的朋友合资组织一间公司，命名为明捷贸易公司，专门进口一些日常用品的货物，然后批发出去。经营了三年，我认为业绩不理想，便建议解散该公司或由崔君独撑下去，结果崔君选择继续经营，顶过全盘生意，我退股的钱他也全部付清。我签下退股文件，以为手续清楚了，便离开该公司。祸根就是那时种下的！”他此刻提起往事，还甚激动与悔痛。

“怎么说？”我和老汪都急不及待的问。

“我们若退出一家公司，必须请会计公司办理清楚退名手续，否则我们的名字还会留在该公司内，该公司将来若有什么债务或法律问题，我们还是会被牵连的。一般人的错误想法是只要拿清退股的钱，事情便了结了，其实不然。承顶人要是存心不良或拖泥带水不去办割名手续，退股人有一天可能要吃大亏，就像我一样！”说到这里，老李呷了一口茶，继续道：“我那股东原本是个赌徒，他赌马赌得很凶，近几年来经常负债累累。不过却又奇怪，他有时又手头阔绰，大把钱财花用。我想，好赌的人时起时落

是平常事，从来没怀疑他会做非法勾当。其实，即使他做非法勾当又与我何关？想不到八个月前他因走私毒品在N国落网，N国警方在他身上搜到明捷贸易公司的名片，原来这些年来他行走国际间是以明捷贸易公司股东身份活动的，N国警方方便与我国有关部门联络，我国有关部门于是展开调查，我的名字竟然还留在明捷贸易公司内。表面上看，我是毒品走私集团成员之一，其实这是天大的冤枉，令我百口难辩。不过，只要崔尊捷和我的供词一样，说我在六年前已退出该公司，未除名只是一时大意，再经过我那能干律师的落力辩护，我是很有机会洗脱罪名的。谁会料到人心是多么险恶，崔尊捷知道我有钱，竟然利用他供词能帮我洗脱罪名的优势，通过一些管道向我勒索一大笔钱，他才完全承担独自走私毒品的罪名，他的家人也因此获益不浅。我虽已洗脱罪名，不过这些日子以来花在律师费及打点一切方面已耗尽所有的钱财产业，包括变卖屋子，汽车等，由于急须钱用，只好便宜卖出，亏损极大。”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又啜一口茶。

“你手上不是还有股票吗？”

我问。

“是的。我在未被拘捕前因为心大，曾买进大量股票，且都押给银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在官非期间，股市竟然大败退，我因无法顾到，结果全被银行低价抛售。我如今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一个人跌倒了，又跌得那么重，年纪又老大不小，是很难再爬起来的，我真怀疑自己是否有勇气和魄力从头做起。”说话时他眼圈儿开始红湿起来，接着眼泪滴滴溢出，流下面颊，他赶忙用手背抹擦。

我和老汪长长的叹一口气，都被老李这段伤心的叙述所感染，心中甚为难过，含含糊糊的说了几句安慰话，便起身告辞，似乎都忘了他前些日子里的嚣张跋扈，对他的飞来横祸，反而萌起无限同情。



洗杯子

■ 微风

“姐姐，你在做什么？”

“洗杯子咯！”

“姐姐，你要洗这么多杯子啊？”

“嗯哼！”

“姐姐，你为什么要洗这么多这么多的杯子？”

“因为喝茶喝水的姐姐哥哥多嘛。”

“那些哥哥姐姐喝了茶，没有自己洗杯子的吗？”

正在水龙头下埋头洗杯子的我，

被眼前这圆圆脸，乌溜溜大眼睛直转，年纪约八、九岁的小男孩问倒了。

“对啊，今天来参加这生活营的少年人约有三四百名，喝了茶水会自动洗杯子的却寥寥无几。”

“噢，一个才八、九岁的小孩都知道自己喝茶自己洗杯的道理，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就不懂呢？是被家里人宠坏了还是他们认为把杯子丢在一旁，让别人洗是理所当然的呢？！”

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即刻不舒服起来，感觉到一股不平从心中传到手中，於是，手上的茶杯也委曲

地碰撞着。

“啊！姐姐，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洗这么多的杯子，你一定很快乐很快乐！”

小男孩突然快活地叫起来。

我瞪了他一眼，觉得这小男孩原来是个傻小子。

“姐姐，老师说，帮助别人是很快乐的。你帮这么多哥哥姐姐洗杯子，你是不是很快乐很快乐哩？！”

洗杯子的手停了下来；我抬起头，认真地望着小男孩。小男孩乌黑的瞳仁里却映出了我忿怒的面容。我悚然一惊，差点摔破了手中的杯子。

“姐姐，我帮你洗杯子，好吗？我要像姐姐一样，洗多多杯子，我就会很快乐很快乐哩。”

小男孩蹲下身来，捞起水盆里的杯子，很认真地洗着。

稚真的、快活的童音像神仙棒，

扫走了我心中的不平和委曲。乒乒乓兵的杯子碰撞声就像一支支快乐的歌儿，在心中、在空中、到处地迴旋着、欢唱着。



本刊主办第六届全国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得奖作品

第一名：萧振杰（隆中华中学）

深情

那阵阵的炸鸡味从厨房中飘扬而出；那“咔嚓咔嚓”的缝纫机在夜阑人静的夜晚响起；阳光曝晒的早晨，是衣物晾干的时刻；屋内尘埃的堆积，是扫把、拖把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肚子正在敲锣打鼓之际，正是饭锅、汤锅运用之时。但是，扫把、拖把、饭锅、洗衣机、熨斗是由谁操纵的呢？妈，为何这一切一切已成为您每一天不曾离手的用具呢？

妈，您脸上辛酸的一面不曾在我们的眼前掠过；您那充满皱纹的手更不曾让我们看见。辛酸，永远藏在心底的深渊；喜悦，却是教导我们时所泛起的神色。妈，您永远是爸爸身边运筹帷幄的萧何；妈，您为了我们从不言倦；妈，您更永远是保护、爱护我们的女神。虽然我们只有三兄弟妹，却受尽妈的庇护与疼爱。这一份爱，这一份情真令我们不得不烙于心中。那阵阵爱的暖意，犹如赐给了我们一层安全的保护罩；那充满温馨的双手，抚摸在我的脸上，令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犹记那年的我只有七岁，妈妈的背影不时在我脑海中回荡、萦绕……

就读幼儿园时的我，已是被双亲认定为一个品学兼优、天真活泼的乖孩子。那一年，我们仍住在柔佛，而幼儿园则设在我家附近，因此每天我

都会独自走路上学。那一段路在当时而言是令我深感烦厌之路，但是今日的我却觉得回味无穷。何况这一年来，妈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依然是我最怀念的。妈那一张令我不可忘却、充满慈祥的脸孔、还有那熟悉背影在这一年里已深深印在我的心版上。

一场大病袭击了我。水痘，实在是一种难缠、痛苦的疾病。经过一星期的休息，仍未完全痊愈的我已闹着要上学。妈的几经劝解，始终宣告失败，原因在于那投在妈怀抱里撒娇的我不禁使妈心软。妈无奈地陪着那拖着几把鼻涕、带着几颗未痊愈水痘的儿子上学去了。暖时间，那一条漫长的路令我感到无限温暖。把我留在幼儿园后，妈又再踏上那条路回家去作饭了。妈的背影在我眼前渐渐缩小，渐渐……

但是，下课钟声响起，我又再握着那慈祥的手。妈提着一个保温瓶、一个饭盒坐在食堂中守候。我仍记得那是一壶菊花茶、一条小小的马鲛鱼及一些青菜。当时的我，不禁感觉到一阵爱意冲向我的心中、我的脑海，遍布全身，那是母爱。纵然当时的我觉得天气多么地寒

冷，也在这分爱意之下，变温暖了。虽然那只是一顿粗茶淡饭，对我而言宛如山珍海味。妈的手轻抚着我的头，并为我擦干汗水。更令我怀念的是妈的双眸。妈不断注视着我，那眼神仿佛在遥望着我往后的一条光明道路，对我的未来更是充满憧憬及希望。可是，幼时的我是多么的愚昧，只会问了无知的一句：“妈，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吃饭呢？”妈也只能回答道：“没什么。快点吃饭。”傻乎乎的我，只能瞧着妈那淡淡的微笑。天真无邪的昔日，换来了今天成熟的我。我深知我在妈的心目中是一颗红宝石。如今回忆，不禁令我觉得妈的爱其实已达到那无边无际的苍穹，超越了那高不可及的山峦。

慈祥的手虽已粗糙，但依旧温暖；而妈的背影更令我怀念无比。同年，爸妈身在柔佛，而我却须到这片繁华的土地——吉隆坡就读小学。因此，在柔佛住了一年的我在难舍难分的情形之下唯有离开故土，到异地读书。放假时，爸妈便把我载至公公、婆婆的家。但是，临别前妈总是以昔时那种眼神注视着我。妈轻抚着我的脸，用手梳理我那零乱的头发，对我说了一句：“杰，

你要好好读书，不要令我失望，要听公公、婆婆的话，不要顽皮，知道了吗？”我也只能点一点头，而泪水已在眼眶之中回旋。终于，泪珠在无法控制之下，掉落了。妈为我擦干了泪，从妈的眼神仍能看出那依依不舍的心情，但她仍坚强地告诉我：“杰，不要哭了。妈不在你身边要学会自立，要学会坚强。”虽然年幼的我不知“坚强”与“自立”的真正含义，但妈的一番话却仍然深植在我心中，成为支撑我努力奋斗的根本。这次的泪珠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颗。从此以后，我更基于妈的教诲——坚强，领悟了“有泪不轻弹”的道理。

哭泣中的我仍然难逃与妈道别的时刻。妈说完后，转身走向爸爸车子的方向。妈的背影虽然不如朱自清父亲的“背影”般粗犷，但是背向我而走的影子不禁让我看到了妈那伟大的一面。妈突然悦然回首，对我说：“杰，等我一下，我拿样东西给你。”妈取了一个红包，里边装着一张平安符。“这张符能保佑你平平安安，要好好带着它。”虽然当时的言语带了不少海南腔，可是我已不曾知觉。

说着，爸的车子的引擎已启动了。妈便上了车离去了。车子虽然远去，但是妈的道别声犹如雷贯耳，仍在我耳边绕萦。“再见！再见……”

这一年，妈与我相隔遥远。我不时拿起妈的照片端详着、想念着。“我要学会坚强，努力向学，学会自立。”脑海中虽然不曾完全了解坚强为何意，但那一年我确确实实在努力求上进，奋发图强。年终，班中之冠被我摘了。当时的我刹时想立刻与妈一同分享我的喜悦，我对自己及妈所许下的承诺，我真的做到了。妈，您当时虽身处南方，但我仿佛听到妈那为我高兴的声音，在我耳边回绕……

年幼的我，十分可爱、可笑，但童年也为我留下了许许多多有关妈的可贵回忆，并在我心中写下了字字对妈的可贵纪念册。但是，十七岁的我毕竟已异于七、八岁的我，我已不能在妈的身旁撒娇，更不能让那淘气的泪珠从我的眼眶坠下。遗留的，只是一些回忆。

今年的母亲节虽如往常一般度过，但我却已将我生命中“第一次”

献给了妈。早上九时，我到店中买了一支康乃馨献给了我至爱的妈。虽然这只是区区的一朵花，但对于我和妈来说却蕴含着一份情意——母子情意。我“第一次”献花并非献给我的女友，而是送给我一生中对我影响力最大的妈。心中纵有千百情意，唯有寄于这朵康乃馨之中。

但是，我深深体会这一朵康乃馨并非妈所盼望的，她真正期待的是未来的我能成为社会中重要的角色。妈，我再次对您许下一个承诺，“我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未来，妈将是我成功的基础。



本刊主办第六届全国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获奖作品

第二名：崔开强（隆中华中学）

母亲

轻风吹拂着我的发丝，我依偎在百叶窗前，凝望着窗外叶落飘零的情境；此情此景，对我来说是多么的迷惘，一股亲情的暖流在我心间缓缓流淌，我将眼眸轻闭，让那无边的思绪慢慢地在记忆里旋转、展现……

十几年的曲折历程，母亲为我受尽委屈和煎熬的片段不断地在我脑海中涌现、回旋，历久弥新！犹记得幼时，一家人在生活线上挣扎得很苦、很苦。母亲那熟悉、清晰的身影昼夜不舍、风雨不改地在厨房里忙忙碌碌。母亲那凌乱的头发，额上缀着成排汗珠，双颊沾着灰兮兮的烟渍，显得异常嵬嵬，但清亮圆大的眸子，却毫不吝惜地闪着母性美丽的光辉。怨怼、不满绝对是母亲的绝缘体。此景深深地烙印在我心田，毕生难以泯灭。烹调的声音，伴着菜肴的香味，飞满了整间厨房，兴味盎然地坐在一旁的我，总在这一刻强烈地感受到母爱的温馨。令我垂涎三尺的佳肴，仿佛是碟状的璀璨宝石，把屋子照得熠熠生光，更将我的童年照得闪亮亮的！

涟漪起伏的情绪无形中加剧了我忐忑不安的心。墙上的古钟敲了八下，但母亲温柔慈祥的脸庞，爱抚的眼神依然还未出现。忧与虑的心情不停地在我心里转辗转、交替，母气不曾这么迟归返。我双眸凝视着古钟……

母亲无际的关切和爱，无时无刻地烙炙在古钟上，它为母亲的伟大作了最公正的见证！这口古钟曾陪伴母亲在静谧、夜阑人静的寒夜里为生病的我守候。钟面清楚地映照着母亲的徘徊不眠，镂刻着母亲担心忧愁的表情！母亲无声的慰藉，逐滴逐滴地滋润了我的心窝，洋溢着关怀的眼神唤醒了我对抗病魔的斗志与力量。母亲以柔滑的双手安抚着我，犹似尚在襁褓中的我，在母亲的歌声中渐渐堕入梦乡，母亲不惮畏辛劳的表现，屡次使我泫然，此刻我方领悟到母爱的意义与母爱的价值！

“滴答！滴答！”的钟声将我从温馨、扣人心弦的记忆中回到现状。引颈期望的我，眼前渐渐现出了我颓丧时的背影……

幼时的痛哭流涕、少年时的伤心哽咽，母亲温暖的双手都会为我抹干，为我拭去腮边的眼泪，为我默默地祈祷；给我无限的祝福，献上金玉良言的安慰及扶持着我，耐心地、诚心地把我坎坷、崎岖的人生旅途中遭遇挫折而伤心、彷徨的我，徐徐地引入成功的方向、快乐的泉源。母亲每次都不遗余力地挽

住我的手，不辞劳苦地在我绝望的深渊边缘鼓励我、支持我，带我走出灰暗迷惑的森林，迈向康庄大道。母亲不时告诉我“失败乃成功之母”，对我阐述“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的道理，母亲为我拨开阴霾，遮挡风雨的时刻不胜枚举。一幕幕都震撼了我，但我惟能回报的只是诚恳地、衷心地一声“母亲，真的谢谢你！”

凛冷无情的寒风再次中断令我潸潸泪下且难以磨灭的往事。我眺望远方，那盼望的心情一次又一次的被粉碎，依稀随来的笑声，再度引我进入时光的隧道……

母亲真挚、赞赏、感激的笑声会随着我的高兴而弥漫整家，与我分享着一直以来努力不懈的成果。即使我们融着一环环的年龄之差、性格之别，但却仍挡不住亲情的交流。当我为超卓的成就而手舞足蹈时，母亲骄傲的泪水潸潸而落，她以我为荣，为豪！成就的尺度，平凡人以金钱的多寡来丈量，但是真正的富裕，却是心灵上充满母爱，拥有母爱，我才是世上的富者！

浪花！无时无刻拍打在石头上，

一去一返，把大石冲击成小石块，把海滩的足迹都冲去，但母亲苦口婆心的责备、罗嗦却牢锁着我，我永远会让易逝的光阴巨浪吞噬。我坚信罗嗦的背后是语重心长的叮咛与嘱咐；责骂的背后是情深义重的提醒与鞭策。这些刻骨铭心的词语是我一生中久刷不去的无价之宝。我终于体会到真诚的责骂与罗嗦背后隐藏着更仆难数的伤心欲绝；埋伏着一股难解的渴望之情、希望之爱。因此，我和母亲的齟齬，在母亲责备、罗嗦后而在我内心产生的忿忿不平将是我终生的遗憾、惭愧！母亲，孝顺将是我日后的座铭名！

光阴是河，在潺潺地流动着，不露痕迹地把岁月悄悄带走。双鬓已点缀着星星斑白的母亲已被飞逝的光阴在脸上雕刻下一丝丝的皱纹；在身上铸下一阵阵的憔悴；在手上印下一层层粗糙；在精神上系下一捆捆与我不解之缘；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写下辛酸、光辉的一页！此际，母亲慈祥的嘘寒问暖声在我耳边荡漾不已，在乍喜下才发现母亲终于回家了！

此情此境，我心中回荡着一连串的思绪，母亲仿佛是我生命中的

一座巍峨壮丽的山，让我高枕无忧地依靠着，毫不倦怠地为我默默耕耘、铺路。

山的起伏温柔像母亲，山的深谷包容像母亲，山的浓荫遮盖像母亲，山的甘泉沁人像母亲，山的沉默与忍辱负重像母亲，山的怀抱孕育像母亲，山的岚影蔼然像母亲……



本刊主办第六届全国中学生散文创作比赛得奖作品

第三名：黄淑惠（怡保育才独中）

爱的桃花源

它总让人难为情又腼腆的不敢挂在嘴边，它总让人心中最深切的感动，有了真诚的表达。这么一个抽象却又具体的动词兼名词，活在人们心中，也有几百个世纪。

当你轻轻启开两唇，细细地从喉咙发出了这动听而又令人酥软的字时，你会发觉，它，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爱了！

如果你有听过“爱的真谛”，你该知道爱是一道彩虹，绚烂夺目，引人遐思。你更该知道，爱是光芒，耀眼的无限扩张，你却舍不得抗拒它，反而渴望拥有它。

我相信爱的种类有限多，呈现的方式也不同。有一种爱，让我不仅感动，甚至喝采。

……当年，中国大陆发生世纪大水灾时，几乎半个中国浸在水中，那时，台湾的一个佛教慈善团体——慈济功德会，由发起人证严法师展开了一连串的赈灾工作。其中，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小女孩为了献出处于水深火热的大陆灾民一点棉力，在义卖会上不惜卖出跟着她十二年的

长发。结果，有位热心人士不仅出钱支持她，还允许她继续保有她的长发。这使在场人士感动非常。

轻描淡写的记述下来，难写的却是心中那亢奋的震撼和泉涌的血脉流动。

我看到了剪一份爱，捐一份爱，然后买一份爱，保留一份爱。女孩和热心人士都一直在循环着这一份“大众爱”。

一直以来，我总是执着的认为，上天给人间这么多悲苦、不幸，完全是要考验人心与人性，衡量那潜伏在万物生灵的真善美，究竟价值多少？份量多少？

看社会黑暗一隅，莫不是穷人在残瓦漏顶之下，唱着生活的悲歌，便是嗷嗷待哺的襁褓突来一身病痛。家庭经济拮据，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阴霾挥不去，穷者自低吟其困苦的哀调……

人心的爱，力量足以扭转一切。具看报章上义款源源而来，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嘘寒问暖。何必去钻牛角尖去坚持那是施舍？那是爱啊！

对我来说，爱囊括的是悲天悯人的同情，是真切无私的美怀。而由恶境中看到的爱，更能付托出其美好

印象深刻的是，喉咙曾受感染而导致严重发炎，友人竟一早起身，为我煲了一盅中药。当时顿了五秒钟，才回醒过来。沙哑的迸出一句从内心的感激：谢谢！

那一次，我喝了一碗浓情蜜意的友爱。更无疑的肯定，爱促进了我们的友谊。

表达的形式有很多，放在嘴上却是最脆弱的，唯有行动，比什么都踏实。

偶然一次，不经意的将西瓜籽抛在泥土上，隔了几天，乍见它萌出绿芽。喜形于色之际，那蕴含在心里的另一种感情，就这么表现在浇水滤新芽，施肥润土上。甚至开始学习观察那一株小草，一朵粉红色小花，接触那一片草地的欣欣向荣及绿意盎然。我贪婪的欲捕捉山川壮丽的美景于视野中，感受轻风悄悄掠过，白云浮荡蓝蓝碧天里。呼吸着大自然赐于的空气，我这才知道，自己早已无形的植入一颗真

心的种籽在这沃土。

暮色朦胧的黄昏，爸妈这一对老夫老妻并肩齐走，漫步着观望彩霞满天，一面窃窃细语。我倚在楼台，含笑瞧着那两个身影隐没在路的尽头，飒飒几片黄叶滑落，又凝视那朴实而没有刻意显现的爱，我，微微一颤。

以前还小的时候，我对爱的本质尚处于模糊阶段，以为父母给的爱，才是爱。而那种爱只局限于关心、呵护、照顾如此而已。

渐渐的，我长大了、懂事了，却又住嘴不提爱字。我自以为了解爱这等肉麻的字眼，是不该轻易脱口而出，尤其在青涩时期对异性有错误性的排斥。

后来，我从一件近乎淡忘的往事，有了启发与领悟。

大概四年级时，有个同学母亲早逝。也许缺乏照顾，面色苍白、体形瘦削，头发有点象枯黄的柴枝，两臂幼细地仿佛骨架子。那不讨好的外形，再加上沉默寡言的性格，一度受到同学们的排挤和忽视。

偏偏让我们敬爱又笑容可掬的级任老师，总是将注意力转向坐在角落的她。她为她的饭盒添了几样菜，她帮她解决某些方面的财务问题，甚至义务为她补习功课。

我当时纳闷着，何必在她身上下这么多工夫呢？

直到一天，我抱着班上的周记本到办公室时，好奇心驱使我去看看这位同学，会写出怎样的东西在簿子上：

我以为妈妈走了，我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人管我、疼我、帮我。

可是，林老师跟他们不一样，她对我很好，我觉得非常的温柔。那种感觉就好像……就好象……我想了很久，才知道那象什么——母爱！是的，她好象我妈妈。

下个星期日是母亲节，我希望老师可以成为我祝福的对象，也顺便说一声：

妈妈老师，母亲节快乐！

我紧咬双唇读完了一字一句，

至今我不只对我偷看别人周记的恶劣行为深感抱歉之外，我还被那篇真诚的赤子情怀打动了。

它攻破我设在心中的捍卫堡垒，不再害羞的对爱而陌生、敏感，勇于坦诚付出真心。

有个作家说：“人类心灵中，除了纯净的美的感觉以外，还能有什么呢？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

上天赋予我们这样的本能，无非是为了净化人心、美化世界。能够在目睹世间丑陋时，拧头一转，面对另一种纯美的光景。

爱，这种不须言喻，只须用心体会的美，其力量可以延伸的比河川壮阔，比海洋更无尽止，比宇宙更为浩瀚无垠。

西方有句格言：“为爱而爱是神，为被爱而爱是人！”既然我们享有被爱的权力，至少要做个人，进而转化去爱别人。进一步的，更是敬爱、洒爱、播爱，升华为真正的神。

一路上成长走过来，我细数自

己沿途也经历不少爱，从施于人再受于人，两者的心境迥然不同，但都是快乐的。

如果你说软红十丈的尘世，空余冷漠及消沉，现实中那有什么荡气迴肠的爱？

那么，我告诉你，爱太多了，多得你竟忽略了它，多得你看不到，多得连你碰到的时候还不知道。它存在的，只欠你不去挖掘出来。

现实中的爱更是无所遁形，隐藏不住。先去学会感动，再去爱，然后被爱。

我心中的爱的世界，其实就是一座桃花源，落英缤纷、豁然开朗，美得无话可说。

敞开心扉，去容纳爱，去发扬爱吧！



那一片黄土

● 杨启宝

(山打根育源中学)



夜晚总是那么谧静，天空总是那么黑沉、辽阔。

夜里，忆起那一片广阔的黄土，依然令我缅怀。

那一片肥沃宽阔的黄土曾经是被人唾弃的“孤儿”。由于父亲的怜悯，便给于这“孤儿”无限的保护与滋养。于是我与它之间的友情就此拉开序幕。

在与父亲胼手胝足之下，倒也在黄土上栽种了许多果树。也许是一开始便对它情有独钟，故此与它日久生情。果树的成长，正意味着我与它的感情迈向一步！

也许是童年无知，常受父亲责骂。夜晚，我只敢独自向那一片黄土倾诉心中的委屈与哀怨。虽然它仍是黯然无声，但它是我最佳、唯一的知心听众！

看着果树日渐青葱翠绿，心中欣喜无比。本是荒地一片，现在终于成为一片果实累累的园丘！

后来，爸爸因工作调任，由郊外搬移市区，我与园丘的绵绵情意也就告一段落了。万分难舍，却是无奈！

如果时间能倒流，我真想用一双手来拥抱它，对它诉说我的情意，至永恒。

社工

●小花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缝照射进工作室，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窝，但却不是我。我的心始终觉得苦闷，总是牵挂着中午与林旭阳的那段谈话，可总是从他那悲怆的眼神中感觉到一种我说不出的难过吧！

林旭阳，一个十六岁的问题少年，他的心事就像我手里所拿着属于他的档案一样沉重与复杂。林旭阳，档案上显示两年前他母亲因受不了丈夫有外遇的打击而服毒自杀，他父亲因内疚开始常跑外坡工作，鲜少回家，旭阳也在同一年辍学。在半年前，旭阳因吸毒在一次警方扫毒行动中被捕。现在一方面在戒毒所服刑，一方面接受中心的辅导。根据戒毒所提供的资料，旭阳在

这半年内已步入自我封闭的阶段，鲜少与人交谈。

在交谈室内，我尝试去感动他那年少易动的心，但我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这孩子把自己狠狠地锁了起来。旭阳拒绝别人走进他的世界，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活着有什么意义？”这是旭阳带着沙哑的嗓子，呆滞的眼光所说的第一句话。

第一次见他抬起头，是那么清楚地看到他苍白的脸色，一双黑而亮丽的眸子直逼迫射着我，毫不放松，但这一切都掩饰不了他文雅的气质。

“孩子，你该有个光明的前程呀！”我打从心底喊到。

旭阳脸上尽写着无可奈何的表情与那无助的感觉，浓浓地像蒲公英般漂落在文谈室里的每一个角落。他心中的枷锁是那么紧紧地扣着我，是那么靠近与熟悉。依稀记得，我也曾经历过，也曾为过迷途的羔羊。

在与旭阳文谈中，透露出他尝试以毒品来逃避亲戚朋友的讥笑、同学的歧视、父亲内疚的眼光、内心的空虚，以及一切残酷的现实。在着短短两个小时内，明显地我无法让他恢复对自己的自信心，但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让他看到生命中的曙光。

“老张，很晚了，回家吧！”是小陈的声音。

我一面点头把小陈打发走，一面收拾东西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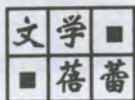
正要离开工作桌时，电话突然“铃！”，“铃！”，响起，不知何故有种不祥的感觉，可煞是工作太累吧！

刚拿起电话，就听到电话的另一头说：

“老张，是戒毒所的刘Sir呀！林旭阳刚刚被发现上吊自杀啦！”

“喂！喂！老张，你可听到了吗？喂！...”





相处难

● 长竹

吴玲玲和杨美秀是一对好朋友。那是11年来的事。当初她们的认识，乃因为是同班同学的关系。后来吴玲玲搬家了。搬到另一个市镇去，离开杨美秀了远了。

她们靠书信联络。偶而，电话也让她们交谈着别后的近况。

不知不觉间，两个人都上了九号班。参加会考。会考完毕。等着成绩放榜。在这期间，大家都为找工作而忙。

吴玲玲很幸运地被她母亲一个很谈得来的朋友介绍了一份工作。那是一间餐厅兼咖啡店的工作。玲玲做得很是愉快。

因着生意上的需要，玲玲的老板恳求玲玲介绍新人来帮忙工作。

玲玲一听，就想到了别后多年但还有联络的杨美秀这个老朋友来。能和好友一起工作，那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她心里是如此地想，非常单纯地。

一通电话打过去，第二天美秀就拎着行李来面试了。

玲玲的老板急需工人，所以就立刻催美秀来上班。

这乐坏了两个少女的心。从此，她们形影不离，工作在一块儿、吃也在同一个地方。甚至她们也被安

排在同一宿舍一个房间里住着。

别后的相思都成了两个人互相诉苦的愤慨。两人的友情因此而增长起来。

凡事在她们心目中都是美好的。

可是好景不常。

相处久了后，一些缺点就慢慢被发现了。玲玲发现到美秀时常讲谎言。同个时候，她也常常对老板大声讲话。

一切的改变（不像当年的那样纯洁活泼可爱），很让玲玲头痛。想到美秀是她一手介绍而来的朋友，玲玲对老板感到歉意。

美秀变得如此不堪，实在不是玲玲所盼望见到的。在她心目中，美秀应该和她同一条心的。好歹她们也交往了十多年。

为什么会这样呢？玲玲不明白。当年同班念书，周末时也常常结伴去图书馆借书看书的。很少有吵嘴的时候。有的就是因为情绪不好时会不同她讲话。如此而已。而且在

来往的书信里，两个人也是写得蛮好的。

如今，两人一起进进出出时却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场面。是了解过多使然。

到了此地步，玲玲方才明白：「相见容易相处难」这一句话的真正意思。

以前，作同学时，凡事都是美好的。彼此之间，除了学校作背景外，功课就是谈话中心。出来社会工作之后，一切就尽不相同，面对的是种种在校都未曾念过的人际关系。

除了忍耐外，玲玲已没法子去改变美秀的性格了。

那是一种成长所带来的无奈吧？



母与女

● 司徒美令

眼前的商店与树木不断地向后退，巴士轰轰的吵声，与中午的太阳把车内的人烘得昏昏欲睡；每一个驿站，都有不认识的人上车下车。

坐在我前面的是一对母女。母亲四十开外，臃肿的身体，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衬衣，头发凌乱地披在头上；她的外形，与她那约莫六岁，穿着精致厘士滚边小裙，头发整齐地束成马辔的小女儿极不相配。

小女孩手里拿着一包包装精美的虾饼，津津有味地吃着，偶而舔舔她的小指头，她可爱的模样，任谁看了都会忍不住想摸摸她。她身旁的母亲则刚用无限怜爱的眼神望着她的女儿，在那满脸油光的脸上，

我看到了母爱。

车子停停走走地过了二十分钟，小女孩的虾饼吃完了，她舔了舔口角，不舍地将袋子倒转过来抖了几下，发现还剩下一些小碎片，便把掉在衣服上与椅子上的碎片，用手指一一地捡起来放进口里，她的母亲看见了，连忙对小女孩说：“小玲，不要捡，肮脏！”说着便把碎片用手扫到椅子下去；小女孩把空的袋子伸到母亲的面前说：“妈妈，吃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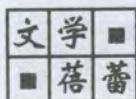
“把它丢掉。”那小女孩的母亲说着，一面用手指着窗外，脸上丝毫没有不自然的表情，仿佛把纸袋丢在窗外是件理所当然的事！



小女孩听话地把纸袋放到窗外，然后俏皮地“呼！”一声把袋子扔掉；她看见袋子飘在风中，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天真地笑了。我望着那鲜红色的袋子，在车子辗过划起的风中滚动了几下，然后在路旁的草堆中睡了下去。

这时，那母亲按了按车铃，车子慢慢地停了下来，母亲牵起小女孩的手，拿着一个装满日用品的袋子下车去了。我抬头望了望巴士里的“Jangan membuang sampah dari kenderaan ini”告示牌，再看着前面逐渐走远的母女，心里想着，小女孩长大后，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雨天

● 谢丽丽

(山打根育源中学)

下午，我独个儿在房里温习功课。哇！好闷热的天气喔！整个房间热烘烘的，尽管我已把冷气调至最高点，但是热度依然。

忽然，我隐隐约约地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往窗外一望，天空阴霾满怖。不久，雨水也随着风飘荡而下。顿时，屋檐发出“滴嗒、滴嗒”的美妙旋律！

趁着这美好的时刻，我把书本合上，拿了一张椅子及冲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坐在窗前欣赏这一幕“雨景”。

雨，侵占了大地，而四周的景物忽隐忽现。风姐姐不停地吹拂着

我的脸，使我觉得有一点寒意。屋前的小草也被吹得摇摆动荡。可是，它还是那么坚强，把腰挺直，不怕风，不怕雨，太令人钦佩了。这令我想起一首叫“小草”的歌。

在不远的小河旁，有几位小孩冒着雨光着上身在嬉水。他们任由雨水在身上洗涤。有的小孩折了好多的小纸船，把船放在水面，让它们随着流水飘到遥远的地方去。小孩们是多么的快乐、天真、活泼啊！犹记得小时候，我也曾经如他们一样，总爱趁着下雨时到屋外嬉水。可是就因为这样，每每回到家时，一定能享受一顿丰富可口的“鞭条面”！唉，这些都已经成为我甜蜜的回忆了！

雨，还是淅淅沥沥不停地下着。路上的行人都得跑到屋檐下避雨，或在小食店里一边欣赏雨景，一边享受咖啡的温暖。相反地，也有不少不法之徒趁着大家都在避雨的时刻干下不齿行为，真的是太可恶了！

雨，渐渐停了。太阳公公露出了和蔼又慈祥的笑容，而天际边也画上了一道非常绚丽的彩虹，小鸟则在树枝上开怀地唱着美妙又悦耳动听的歌曲。一阵骤雨真把大地洗涤得焕然一新！



第二次 《文学蓓蕾奖》 成绩揭晓

特优奖：

桂槿纹(崇华国中)——“节日的祝愿”
(34期)

优秀奖：

1. 刘沛珊(霹雳女中)——“海的孩子”
(35期)

2. 张玳维——“巴士惊魂记”(3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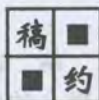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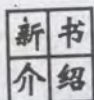
3. 陈婉媚(霹雳女中)——“伊甸园”
(36期)

4. 吴佩盈(国大)——“国大情”(35期)

恭喜你们！

注：以上奖金RM300由霹雳文艺研究会理事陈正华赞助。

《清流》编委会后



●《禅在蝉声里》(散文)

作者：何乃健

出版：十方出版社

价格：RM14.00

邮购处：White House Book Centre,
Lot 2.13, 2nd Floor, Komplek Selangor,
Jln. Sultan, P.O. Box 11848, 50760 K.L.
Tel/Fax: 03-2327412

●《口琴宴》(中篇小说)

作者：柏一

出版：禅闲

定价：RM18.00

邮购处：Chanwei Business Consultant
& Service, 56, Jl Permai 2/7, Tmn. Subang
Permai, 47500 P.J.

●《马来西亚微型100》(小说)

编者：陈政欣

出版：作协

定价：RM20.00

邮购处：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hina Malaysia
40-3, Jln. Vivekananda, Off Jln. Brickfields,
50470 K.L. Tel/Fax: 03-2745388

●《变调的歌》(短篇小说)

作者：爱薇

出版：彩虹出版社

定价：RM12.00

邮购处：Soo Fong Shee
25, Jln. Alam Jaya 5, Tmn. Alam Jaya,
43200 Cheras, Selangor. Fax: 03-9059615

文学丰富人生，使人生更加亮丽。

如果您有写作的冲动，请不要迟疑。如果您已有写作的经验，就更应该继续的写作。

(1)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戏剧、相声；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附原文）；只要是未经发表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2) “清流·交流”栏——欢迎作者、读者针对《清流》，发表您们的意见、读后惑或任何文学话题，字数约600左右。

(3) “文学蓓蕾”栏——欢迎学生与自修生来稿。（从清流29期起，凡刊登于“文学蓓蕾”的作品，都自动被提名参加《文学蓓蕾奖》，每五期颁发一次，分特优奖一名，优秀奖四名。）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国外作者则获赠《清流》。

（如欲退稿，请自备回邮信封。）

稿件请寄：

《清流》编辑部
No. 8, Tmn. Or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好消息!



- 凡订阅《清流》一年者，将免费赠阅两本35期以下之清流。订阅二年者则赠阅五本。
- 凡订阅《清流》35期以下者寄来 Wang Pos RM3，即可获得四本。谢绝支票。
- 您也可以藉此机会推荐给您的亲友，共同享受文学的美。
- 谢谢您的支持。

编号_____	
姓名: (中)_____ (英)_____	
地址: _____	

_____ 电话: _____	
订阅费: ☐ 全年 RM15 (5期)	☐ (35期以下) RM_____
订阅期数: 第_____期至第_____期	
邮券号码: _____	

- 勿寄现款 • 请用邮券 (Wang Pos) • 订阅表格可复印
- 书本如有倒装、空白、字体模糊，可退回更换。

邮券上请志明: 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逕寄: 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清流》

文学双月刊

41期

1999年4月出版

编辑顾问：驼铃 朱晋韶
田舟 王枝木
年红 苏清强

主 编：崔 冰

编 委：一介 紫梦羚
岳衡 郑可达
良木 陈有明
朝浪 戴美娟

谢伟恩

校 对：许心伦 司徒育敏 陈丽玉

发行主任：章 钦

督 印：郭绪益 臻 杰

封面题字：叶兆熊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出版准证：KDN.PP6767/1/2000

编 辑 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m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承 印 者：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95590-V)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Tel: 2547071 Fax: 05-2559812

《清流》网址：<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赏	书	艺	■
●	吟	诗	词

王勃诗
芙蓉 李德达书
(中学宿舍餐厅主任)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王勃诗 李德达书

唐·李白诗
芙蓉 黄爱生书
(商人)

采菱渡海 携手东来 玉碗朱帘 如见
但见主人 独醉 不知何 处是他乡

李白诗 黄爱生书

登山始觉天高广
到海方知浪渺茫

丁丑仲夏 黄少荣书

力易老而病弱 寂寞已深 松月生直
凉风最清 悠然入神 颜少卿书

采菱渡海诗 同作 丙子 芙蓉 黄少荣书

唐·孟浩然诗
新山·黄田方书
(艺术学院院长)

居銓·黄少荣书
(专业书法导师)

水彩画家 龙美仪简介

- 1979年出生怡保
- 1998年毕业于马来西亚艺术学院
广告设计系



森林

- 曾多次在绘画比赛中得奖
- 经常参加各州举办之绘画联展
- 霹靂美术协会永久会员
- 现任美术班导师、广告公司设计员



族



忆幼时

